

戰爭與間諜

世界知識叢書之八

英國路威著

胡愈之譯

生活書店發行

六之書叢識知界世

戰 爭 與 間 諜

著 威 路
譯 之 愈 胡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七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六之書叢識知界世

戰 爭 與 間 諜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 著 者

Richard W. Rowan

譯 者

胡 愈 之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五 月 初 九 日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七 月 三 日 再 版

譯者序

戰爭和間諜，這帝國主義世界產生的一對雙胞兄弟，是永遠不分離的。

間諜活動促成了戰爭，戰爭也需要間諜活動。戰爭是殘酷的，間諜活動却比戰爭更殘酷。現代戰爭，殺傷整千百萬的生命，毀滅都市和農村，造成貧窮和失業。但是一個軍事間諜，有時也能破壞敵人整個的國防計劃，腐化敵人的軍隊，收買敵人的統兵將領，甚至消滅整個國家。

在原則上，我們反對戰爭，所以我們也反對間諜制度。但是，一個被侵略戰爭犧牲的國家，却只有用戰爭才能抵抗侵略。同樣地，也只有用間諜才能消滅帝

國主義的間諜活動。以防衛祖國爲目的的戰爭是不應當反對的。所以以民族自衛爲目的的間諜活動和反間諜活動，我們也不應當反對。

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主要地誠然是倚靠武力和經濟的壓迫，可是間諜活動有時也起很大的作用。要是不用秘密偵探，賄賂，收買，政治陰謀，漢奸活動，暗殺，造謠這一套把戲，換句話說，就是不採取間諜活動的方式，帝國主義者要征服而且統治一個殖民地，簡直沒有可能。因此在反帝國主義的鬭爭中，間諜和反間諜活動，是要特別注意的。不單如此，弱小民族因爲物質條件的落後，單靠武力的對比，不容易戰勝敵人。相反的，非武裝戰鬥隊的徵募和組織，因爲有愛國的本國人民，和帝國主義國內被壓迫階層的存在，弱小民族却比帝國主義者具備了更優越的條件。所以間諜活動應當是弱小民族反帝國主義中最有利的一種戰術，是十分明白的。

歐洲各國間諜和反間諜制度的歷史，給我們兩個寶貴的經驗：

第一，間諜制度，要是建築在僱傭制度的基礎上面，像普魯士 史蒂白所創造的那種組織，結果是完全失敗的。因為僱傭的間諜，可以出賣給本國的間諜機關，自然也可以同時出賣給外國的間諜機關。反之，歐洲大戰證明，從愛國的民衆中間，志願徵募，像德軍佔領時期的比利士的間諜組織那樣，方才是最勇敢忠實不能擊破的非武裝戰鬥隊。

第二，統治者，不從一般政治上取得人民擁護，却用政治間諜當作鞏固統治權的唯一武器，這是統治者的自殺政策。俄皇的政治密探制度，是著名全世界的。可是所得的效果，只是增長國內的革命勢力，促成羅曼諾夫皇朝的崩潰。德國，從俾士麥的時候，就開始用組織非常嚴密的政治間諜，鎮壓革命運動。可是結果也無法挽回一九一八年的革命狂潮。這些事實證明間諜和軍隊一樣，要是專用在對內，而不用在對外，對於使用的主人，是不會有好收場的。

這兩個經驗，其實只說明了一個原則，就是：間諜制度和武裝隊伍一樣，只

有在合理的政治條件下面，成爲真正人民的武器的時候，方才能發揮它的最大的效能。不然，就算僥倖成功一時，最後却不免自取敗亡。

中國，在最近一世紀中，不但遭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經濟侵略，而且時刻受國際間諜活動的嚴重威脅。直到最近，中國軍事，政治，外交，財政，經濟，工商，金融的命脈，大部分被操縱在敵探和敵人雇用的漢奸手中。這情形比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期的法國，還要嚴重得多。從今天起，間諜和反間諜活動，應當成爲中國國防問題中最主要的一個項目，成爲民衆普遍應有的一種常識與警覺，這自然毫無疑問。所不幸的，中國軍隊至今還沒有脫離僱傭性質的組織，而且從客觀上表現，中國軍隊，只是對內的，而不是對外的武器。要是這一類的方式沒有改變，要談到間諜制度的國防效用，還差的太遠哩。

由於帝國主義殖民地擴張慾的增強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迫近，關於間諜一類的傳說，迴憶錄，小說和論著，成爲近時歐美最流行的通俗讀物。但是其中大部

分的著作，因為過分迎合庸俗的心理，往往偵探小說化，甚至神話化了，完全失却了歷史的價值。只有 Richard W. Rowan 所著的“Spy and Counter-Spy”，比較是從政治的國防的立場去發揮分析。這位作者所搜集的史料也相當豐富而且審慎。因此要從政治和國防的意義上，去瞭解近代間諜制度發展的過程和著名國際間諜活動的史實，這是一部值得推荐的著作。所可惜的，這一本著作也還是免不了同類著作中所共有的一些缺點：國家的成見太深，對於帝國主義的間諜活動的事實，隱蔽迴護得太多。因此譯者在下筆翻譯的時候，不得不刪節一大部分。又為減省篇幅起見，把原書中許多重複和過分瑣碎的描寫，也刪削了。有一二處必要的地方，並且加上一些譯者個人的意見。總之，這一個譯本，除了所用史料，全是從原著中採集以外，編製的體裁和論斷，都應當由譯者自己負責。

5

歷史上所未有的重大民族危機，正橫在我們面前。我們正準備用我們所有一切力量，來兼應付民族的大敵，在這裏，於我們向來所忽略的一種非武裝戰鬥

術的研究和瞭解，自然更有迫切的需要。假如這一個譯本，對於全國參加民族解放運動的戰士，能夠起一些警覺和啓示的作用。我偷了一個多月的閑，編譯這一本小書，才算不是白費力了。

目次

譯者序	一
第一章 現代戰爭與間諜	一
第二章 現代間諜制度的發展	二〇
第三章 間諜工作的基本原則	二二
第四章 間諜與情報工作	二六
第五章 情報的傳遞方法	三六
第六章 女間諜	四〇
第七章 反間諜制度	四六

第八章	秘密警察·····	八一
第九章	書信檢查·····	八七
第十章	宣傳·····	九五
第十一章	「獵狗王」史蒂白·····	一〇一
第十二章	拿破侖的間諜肯爾梅斯德·····	一三一
第十三章	兩個女子·····	一三〇
第十四章	歷史上的間諜·····	一四六

第一章 現代戰爭與間諜

這是一九一三年初春在維也納發生的事情。奧國參謀部的四個軍官在一間應接室門外，屏着氣息，在諦聽着裏面有什麼動作。從他們臉上那副緊張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有一齣悲劇正在開演着。不久，他們聽到了劈拍的一響。是在應接室裏面發出開放手槍的聲音。這門外面的四個軍官，聽到了槍聲，臉上緊張的情緒，才弛緩下來，可是立刻換成一副嚴肅的表情。其中最年長的一個軍官——是一個上校官——推開了門，旁的三個軍官也跟着進去。他們瞧見剛才開槍的那人已經血淋淋地倒在靠窗的那張沙發上面了。手槍丟棄在他的足旁。肩上依然佩着

參謀總部的符號。這人是死了。這人的死，却使奧匈和俄羅斯的戰爭，遲緩了一年才爆發。

這一個悲劇，在中歐各國軍界中，雖然傳聞一時，可是外間能夠知道真相的却很少了。原來這開槍自殺的軍官，名叫雷台爾（Reitl），是上校軍官，在奧匈帝國的軍事密探機關裏，佔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後來奧匈帝國的反間諜機關發見他把重要的軍事計畫出賣，犯了背叛祖國罪。原來有一個俄國的陸軍參贊，叫朱巴維支（Zubowitz）的，向雷台爾秘密賄買奧匈軍事計畫，已經有好多年了。這案情發覺以後，要是照平常手續，把雷台爾解到軍事法庭審問，把一切犯罪的證據，都完全公開，那麼奧俄兩國的戰爭，是要馬上就發生的。因此奧國政府只是限朱巴維支於六小時內出境。一面命令雷台爾自殺。倘雷台爾的勇氣不夠，就預備好由等在門外的四個軍官中的一個進去開槍擊斃他。

據說，雷台爾通過朱巴維支和俄皇的密探機關發生關係，至少已有四年了。

他把奧國動員的新計畫，出售給俄國。並且把柏伊才米斯爾和克萊戈維（均在俄國邊界附近）兩地的防禦工程計畫，悉數送給朱巴維支，由朱巴維支送給聖彼得堡。這是多麼重大的情節。但因爲雷台爾服罪自殺了。奧國陸軍部也就不再聲張，暗暗地用外交方法，把這一件重大案子消滅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替雷台爾辯護。說雷台爾的自殺，是救了祖國。這倒是屬實的。因爲這案件要是公開揭發，就會馬上引起對俄國的戰爭。俄國已經完全知道了奧國的軍事計畫，一旦開戰，奧國無疑是失敗的。還有些人說，雷台爾並不是有意地出賣祖國。原來最初是因賭博輸了錢，債負的太大了，才上了俄國陸軍參贊的勾。而且雷台爾所出賣的軍事計畫，到底對於俄國也沒有多大用處。雷台爾和俄國兩國是不會立即開戰的。要是過了幾年以後，那些軍事計畫，早就全部廢棄了，對於奧國又有什麼損失呢？後來，雷台爾死了之後，奧國陸軍部就把它對俄的軍事計畫儘量改變了。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俄奧開戰的時候，俄軍以全力

攻柏爾才米爾砲台，費了很大的代價，到一九一五年三月七日才攻陷，這是證明雷台爾的自殺，到底是救了祖國。所以在歐戰進行的中間，有很多人甚至把雷台爾捧成愛國的烈士，以為他是把假造的軍事計畫，出售俄國政府，而自己却以身殉國啊。

而且，即使俄國陸軍參贊不能向奧國軍官買到了軍事計畫，他仍舊可用間諜去探得雷台爾所供給的各項材料。原來間諜的用處，在平和時期，可以節省數百千萬的國防費用，在戰爭時期，那就是最兇猛不過的部隊。這是自古如此的。在現代武器的進步是一日千里，同時軍事間諜的技術也有飛速的發展。而且有時一名間諜的効力，往往能夠抵得十萬軍隊，或者是一艘鐵甲艦。

聽說，歐戰時有一個長於勾引的女間諜，曾經以個人的力量，沈沒了法國十六艘運輸艦。即使最強大的主力艦，也決不能一次擊沈這樣多的運輸艦。但是一艘主力戰艦，建造費和落成後到廢舊為止所需要的給養費，總在二千萬鎊以上。

一名最重要的間諜所需要的費用，還不會到千分之一。所以單從財政上說，用間諜作戰是最經濟不過的辦法。世界上甚至財政鬧到了完全要破產的國家，也決不會吝惜間諜機關的經費，就爲了這緣故。

間諜和軍隊最大的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軍隊只能在戰時活動，而間諜的活動，則不分戰時或平時。在間諜的前線，是沒有一個休戰時期的。凡是在經濟上政治上對立的國家，尤其是帝國主義國家，他們即使並不準備立即相互戰爭，而相互的間諜活動，却老早就開始的。在凡爾賽條約還沒有簽字，德國的賠款數額還沒有決定的時候，幾個戰勝國，已經相互偵探着「友邦」的軍事秘密了。單是到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爲止的四個月中，英，法，瑞士，波蘭，捷克等五國已經有十九人因間諜罪被捕。間諜固然是一種固定的職業。但是實際上，外交官和退伍軍人往往兼任間諜的職務。退伍軍人在旅行國外的時候，大半負有本國情報機關的使命。在經過的地方，秘密刺探消息，攝取照片，以供給本國情報機關。

報機關得到了這些材料，至少可以和職業的間諜所供給的材料互相核對，以證明其有無謊報，在法西斯國家內，軍人甚或黨員，往往強迫擔任間諜的任務。此外的國家則為志願擔任的。

間諜制度的存在，是最顯明地表現資本主義國家的道德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不能沒有間諜機關和間諜人員。但是同時對於外國的間諜，則認為極大的不道德。有時發現外國間諜的活動，就認為侵略的證據。各國的法律，對於外國間諜，因危險性較小，多處以監禁。一到了戰時，則因危險性較大，多處以死刑。我們知道一切間諜和密探員，都是由政府所直屬的參謀部陸軍部或情報機關委派的。但是間諜或密探員在外國被破獲逮捕的時候，本國政府却不承認和他們有關係。有時犯間諜罪的是外交官員，其所派遣的國家的政府，也一定發表聲明，說這外交官員的行動，逾越了政府所授與的職權範圍，所以應該由他個人負責。這樣，擔任間諜工作的，在平時要絕對地向政府機關負責，可是事情敗露以後，却

只有個人負責。本國政府可以裝作不知道。這也是帝國主義所謂法律和道德的一個矛盾啊。

做一個間諜人員，需要比前敵作戰兵士更多的機智，更大的勇敢，但是同時也和前敵作戰的兵士冒同樣的危險。在戰時，兵士死傷的比率，往往有比較準確的公報，可是間諜人員的犧牲比率，就很難知道確數了。事實上，每次戰爭中交戰國所雇用的間諜人數，就連一個大概也無法知道。從前腓律特烈克大帝曾經說過：「出征的時候，廚子只要一個就夠，間諜却要有一百個。」普魯士間諜機關的老祖師——史蒂白（Stieber）——於普法戰爭開始時，也會向龍恩（Rown）將軍和毛奇（Moltke）將軍保證，說他在法軍的後方埋伏好三萬六千名的間諜。當大戰開始的時候，德軍在法比境內工作的間諜至少有八千名。要是拿中歐同盟軍的間諜人員合計，大約是二萬五千人。在協約國方面，雇用間諜的數目，則當在二萬左右。在這四萬五千名的間諜中，在大戰時被捕獲處死刑的，大約是一千名，

就是犧牲人數佔百分之二·二二。但是在前線作戰的兵士，在上次大戰中，陣亡的比率是百分之一八·八八。可見秘密戰鬥員的死亡率到底要比公開戰鬥員少的多。

假如間諜人員的犧牲比率，不像武裝戰鬥員那麼多，那麼當知道間諜人員也不像武裝戰鬥員那樣體面，光榮。間諜是一種沒有光榮的戰鬥員。因為一個兵士陣亡了，就成為國殤，但是一個間諜給敵人拿住槍斃了，很少的人會知道他是為國家而捐軀的。凡是破獲了間諜案，無論破獲方面或被破獲方面都不願意把案情傳揚開去。凡是各國間諜和反間諜機關的檔案，都是絕對秘密不公開的。因此有很多在戰爭中起了極大作用的間諜，後來往往連真姓名都難以考查。所以幹間諜這一行營業，可以得到一些物質的金錢的報酬，但是精神的名譽的報酬，很少輸到他們頭上，雖然一個真正優秀的間諜，忠誠，英勇與愛國的熱誠，往往超過了一般的軍人，很多間諜並不是專為金錢而出賣的。

因此間諜工作已成爲現代戰爭中所必不可缺的一件東西。在我們的時代，許多武裝衝突軍備擴張，可以經過國際聯盟或者國際公約，而得到一時的緩和，只有間諜工作却沒法緩和下來。兩個敵國，可以化干戈爲玉帛，甚至於訂結不侵犯條約和互助條約，這樣避免了相互的，武裝衝突。可是地下的間諜的鬭爭，却不是任何條約所能消弭緩和的。間諜是跟着現代戰爭的產生，也就像戰爭是跟着帝國主義的需要而產生，這些問題都不是單獨可以解決的。

第二章 現代間諜制度的發展

間諜制度的起源，雖然已經很久了，但是在古代，戰爭的範圍不像現在那樣的廣大，動員也不像現在那樣衆多，所以間諜工作只是軍隊的任務的一部分，和斥候隊的工作沒有分別。而從事間諜工作的也只是軍人。從前許多著名的大將，都親自幹過間諜工作。法國喀帝納上將 (Marschal Catinat) 曾扮作了運煤腳夫，着了髒衣服，把臉塗黑了，混入了他的軍隊所包圍的阿拉斯城。從前英王阿爾佛萊特 (Alfred) 也曾扮了理髮匠，偷入丹麥軍營，刺探消息。但在中古騎士時代，對於間諜這種工作，是看作不榮譽的。騎士們都不願用間諜去暗算敵人。可是

後來羅馬教會和各國君王，却並不廢棄間諜制度。在當時歐洲各國都用重刑，可是對於敵人的間諜，却很少處死刑。例如一七五七年在英國被捕的著名軍事間諜羅本孫，只被幽禁了六個月，當即釋放。但是一七五八年六月，名叫漢賽博士（Dr. Hensler）的，却因犯間諜罪，由英國法庭判處絞刑。這是因為當時法王路易十五派了很多的間諜，去英國搗亂，所以有這殺一儆百之舉。

但是真正的近代軍事間諜之父，却要算是普魯士的腓律特烈克大帝了。腓律特烈克大帝是當時歐洲最英武有為的君主。他登位的時候，普魯士是一個又小又窮的王國，被包圍在俄，法，奧地利，薩克森，瑞典這些富強的隣邦的中間。他知道不能全靠武力來制勝，所以便以全力組織密探和間諜機關。他把間諜人員分為四種：（1）平常間諜，是從那些貧苦人民中間募來，報酬很低。（2）流氓間諜，從流氓游民中募得。這種間諜，並不可靠，只能用以向敵方散佈謠言。（3）機要間諜，如外國宮庭長官，貴族，參謀官之類，必須用高價方可收買。

(4) 被強迫服務的間諜人員。同時拿破侖也會雇用大批秘密警察，而且曾經說過：「間諜是自然所賦與的叛逆者。」

要是間諜可爲算作一種獨立的科學，那麼這門新科學的產生應該是在一八七〇年左右。這新科學的開山老祖，也不是腓律特烈克大帝而是俾士麥的著名偵探長史蒂白 (Stieber)。因爲一八七〇年普魯士軍隊佔領法國北部，攻陷巴黎，可以說並不是當時統帥毛奇將軍的功績，而是史蒂白的勳業。間諜工作，在近代戰爭中佔決定的要素，是從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才第一次證明了的。

史蒂白在一八六六年以前，已開始在奧國作間諜活動。與其說他的技術取法於腓律特烈克大帝，倒不如說他是得了摩西的一脈真傳更來得確當些。聖經裏說摩西由十二部落中，挑選使徒十二人入埃及，命其登山涉水，考察人口多寡，國勢強弱，民生貧富，土壤肥瘠，以及人情風俗等等。聖經裏又說，摩西告誡使徒，要「各有勇氣探得各地之果」。從這些文字中看來，摩西可以說是間諜制度

的遠祖。普魯士的間諜制度宗匠史蒂白就從聖經學得了這一套把戲，一八六八年以後，史蒂白派了三萬六千名「使徒」進了拿破侖第三統治下的法國，到處測量考察。凡是從德國邊境到巴黎的幾條路，都畫成極精細的地圖，幾乎不差毫厘。法國北部各處的地形人情，整個兒調查的清清楚楚。到了一八七〇年德國侵入法國的時候，德國軍隊按圖索驥，竟如入無人之境。當時法國的反間諜機關，組織太幼稚，後方有了三萬六千名的敵軍「便衣隊」，竟沒有覺察，雖以法軍統帥索克馬翁的英勇，終不免戰敗，作城下之盟。間諜制度在這次戰爭中才第一次顯出了偉大的效用。

普法戰爭以後，間諜制度才引起了各國政府的重大注意。鑒於法國的失敗，即使並不打算進攻別國的，也不能不把本國的反間諜機關組織得更完備些。從一八七〇年到大戰開始時為止，這四十多年中可以說是間諜工作最發達的時期。爲了養成間諜的專門技術和紀律起見，各國都創辦了間諜學校，其中以德國的間諜

學校尤爲著名。間諜學校畢業的學生，就照史蒂白的辦法，秘密派送到外國去。有的是在外國的城市裏住下去，操各種不同的職業，有的扮作游客，往來各處，當大戰開始，德軍第一次攻陷比利時京城的時候，德國高級軍官一下火車，就雇了街車，按照各間諜的地址，立刻在全城佈置好各種軍事機關，和在自己家鄉一樣的热悉。可見德國間諜工作準備的周密了。

德國的間諜制度分爲三個機關，即陸軍間諜機關，海軍間諜機關和外交間諜機關。陸軍間諜機關歸參謀總長指揮。外交間諜機關則直屬於外交部。至於間諜學校則大多由陸海軍間諜機關管轄。學員則係從陸海軍後備兵士中募集。但於發生戰爭時，有時亦募集中立國人民，以充學員。學員學習的主要科目，是建築術和測量學等。對於測量必須有特殊的訓練，不但要精通測量術，而且要學會用目力或直覺測得一個建築物的高度角度和距離等等。據說，在一九一四年夏天以前，有一個密探，不帶什麼器械，却把英國北部某處的一架大橋，測量得不差毫

厘。他用脚步測算距離，用視線測算角度，此外還能調查到橋腳下面的地質構造。甚至需用多少炸藥，才能炸毀這一所橋，使它不能迅速修復，也都能精密地計算出來。

假如在紀律與技術訓練上，史蒂白的間諜制度達到了最高的成就，那麼在組織的活動上，可以說是失敗了的。德國間諜機關的組織，和平常軍備編制相同。在國外活動的間諜人員都有相互的橫的聯繫。各組間諜間又有相互的聯繫。這種組織的缺點，就是偶然有一個間諜人員給敵方的反間諜機關破獲時，必然牽動了全部組織。有時甚至因為一個極不關重要的交通員被捕，以致破獲了在同一國內間諜機關的全部。這可以說是德國間諜制度的最大缺點。因此，在各國反間諜機關，組織還沒有完密的時候，德國的間諜活動，可以收極大的效果。可是一到了上次大戰，協約國方面反間諜機關，都已有完密的組織，因此史蒂白式的德國間諜制度，在大戰開始的數星期中，就受到了許多重大的教訓。

在英德兩國宣戰之前一個月，英國陸軍部所設反間諜機關，已經查獲倫敦一個理髮匠，名叫恩斯脫（Enth）的，有間諜行爲，恩斯脫雖然是德國人，但因為生在英國，所以取得了英國國籍。自從十六年以來，他住倫敦某處，沒有搬動過，實際上，這十六年中間，他就一逕担任德國在英間諜機關的「收信員」或「信箱」。他從德國間諜機關所得的報酬，每月不過一鎊。因為他的工作一點不費力，而且危險性又很少，所以報酬也極細微。遞信的方法是如此的：柏林間諜總機關，給所屬英國間諜人員的訓令，都逐件封好，寫明地址，而且貼好英國郵票，然後裝成包裹，寄給恩斯脫，恩斯脫只須把包裹打開，拿所有貼好郵票的信件，投入附近的郵筒就是了。至於間諜人員寄去的覆信，也是寄到恩斯脫那裏，而由德國人親自向恩斯脫收取。這德國人是按着一定時間，到恩斯脫的舖子來理髮的。這樣，恩斯脫所能夠知道的，只有人名和地址，此外全不會知道什麼。到底英國反間諜機關從那裏發見了恩斯脫的秘密任務，是沒有人知道。但是據德國

方面推測，是因為德國間諜機關裏面，有英國的密探，所以才能把恩斯脫的地址，報告英國的反間諜機關。這頭髮匠被捕以後，跟蹤這一個線索，就破獲了十二名德國間諜，都是由恩斯脫那裏遞信的。他們分配在英國各陸海軍根據地，担任軍事間諜。當時完全被捕，一個也不會漏網。因此在大戰開始的時候，德國在英國的間諜機關，一點也沒有發生作用。這是戰事開始時德國一個最大的失敗。要是沒有這一次破獲，歐戰開始時的局面，也許是另一個樣子也未可知呢。

恩斯脫案發生以後，德國間諜機關繼續派遣了大批間諜——一大部分是冒充中立國國籍的——潛入英國。而有一部分則混在比利時難民中間來到英國。可是這些間諜，有的因為太不熟悉英國情形，有的因為缺少經驗，很少能有所成就。因英國反間諜活動嚴密的緣故，破獲的事情，却是很多。而最重要的一次破獲，却是所謂陸提事件。

陸提 (Carl Hans Lody) 是德國海軍後備少校官。曾任漢堡亞美利加船公司

招待員，而且曾在美國住過多時，所以能夠講很漂亮的美國音的英語。對於英國情形頗為熟悉。在一九一四年九月第二星期，陸提扮作一個美國游客，第一次在英國愛丁堡城出現。他的護照，寫着美國人 Charles G. Igls 的姓名。那個真的 Igls 是在德國旅行的美國人，在不多久以前，拿了自己的護照，向德國外交部請求簽證。隔了一二天，外交部的人員和他說這護照忽然不見了，只好請他另補一個。他後來就向美國駐德大使館補領了一個。誰知他的失竊的護照，是由陸提拿去，揭下 Igls 的照片，黏上他自己的，這樣就冒充美國人，來了英國。在英國 陸提不住在旅館裏，却找了一家私人屋子，同時租了一輛腳踏車，在愛丁堡近郊亂跑。他向各處地方，問了許多事情，因此引起警察的注意。不上幾天，他發了一個電報，給瑞典京城的朋友叫 Adolphe Burchard。電文裏邊說了些反對德國的話。電報檢查員因此更懷疑起來。因為在實際上，一個中立國的游客，是不會無故發這樣的電報的。不過這算不得間諜的證據。警察只好派暗探，監視他的行

動，後來他又到倫敦，調查倫敦空防情形，隨後又回到愛丁堡，從愛丁堡又到利物浦，去看那時正在改裝巡洋艦的郵船。這時候，陸提寄到瑞典京城去的一封信，却給警察查獲，有充間諜的確實證據。因此陸提便被拘捕，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五日在倫敦執行死刑。臨死的時候，神色不變。他只要求監獄官替他寄一封信給他的家屬。從那信裏知道他死後他的家屬可以得到六萬馬克的卹金。他另寫了一封信，感謝獄官的優待。同時並要求把他手上的一枚戒指，送給在美國的朋友，這件事獄官也答應替他做了。

陸提事件以後，德國仍舊派了大批間諜，陸續來到英國。其中大批是盎凡爾(Anvers)與章西爾(Wassel)間諜學校的畢業學生。但是在那時，英國警察和反間諜機關已有非常嚴密的組織。所以在英國的德國間諜活動，竟可以說完全失敗。單是一九一五年五六月間兩個星期中，就捕獲了德國間諜七名之多。經過了這些教訓以後，德國的密探領袖知道非變換間諜活動的制度方式不可了。因為在

歐戰初頭，德國間諜活動的失敗，主要是由於史蒂白，那一套十九世紀的老方式，已經不十分適合時代要求了。那些從後備軍官和平民中募集，受過集中的訓練的間諜人員，在反間諜組織完密的國家，一下子就會給破獲。根據了這些經驗，德國間諜機關才知道只有從上層貴族分子和有地位的人們中間，訓練出間諜人員，深入敵國後方，單獨活動，才能發生實際的作用。這樣，歐洲大戰使間諜制度，起了一大革命。二十世紀的間諜制度，代替了十九世紀的。我們以後再來詳細分說。

第三章 間諜工作的基本原則

間諜工作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避免引起對方的懷疑和注意。一個真正幹練的間諜，一定能夠做的手腳非常乾淨，很少會給敵人覺察了的。從前巴比斯 (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Tréville) 所作關於間諜的書裏面，說着一個神通廣大的間諜。有這樣的一段：

「他曾經和我說，有一次，當竇佛德 (De Witt) 正睡着在床上的時候，他悄悄地從竇佛德的衣袋裏，取出了一把鑰匙，偷開了他的保險箱，從這保險箱中取出一個重要的文件，費一個鐘點，把這文件全部抄出了，然後仍在

原處放好，把保險箱鎖好了，再把鑰匙放好在寶佛德的衣袋裏，這時寶佛德還是睡着沒有醒啦。」

一般地說來，間諜工作可以分成三個步驟：第一步是採取最準確，最珍秘的情報；第二步是把這探得的情報迅速遞交上級人員；第三步是消滅一切痕跡，使敵人不知不覺，不至於因發見了疑竇變更原來的計畫。一個間諜工作必須把三步完全做到了，才能算是完成。要是只做到第一步，沒有做到第二或第三步，那就是流產，不僅是流產，而且是全部的失敗。

第一步工作，採取情報，並不是怎樣艱難的事，尤其是在戰時，敵國境內，一切表面的事象，都和軍事行動有關，隨時隨地都可以採得有價值的情報。困難的就是怎樣很快地把這些情報，轉遞給上級機關，同時又絕不露出一些破綻來。所以真正有本領的間諜，就是能夠深入敵人中間，而能夠絲毫不動聲色的。舉一個例，有一個德國間諜，曾在法國軍事法庭擔任翻譯，有數月之久。每次法庭審

間德國間諜都是由他担任譯員。他却非常鎮靜。當他的同伴被判處死刑時，他也還是面不改色。他所担任的工作，是把每一次間諜案的審問經過及獲得證據，報告德國間諜機關。從這裏可以瞭解法國是靠了什麼線索，用了什麼方法，去破獲德國的間諜。這樣地，他當了幾個月的翻譯，沒有露出一點馬脚來。又像大戰時候，德國巴威略邦親王魯柏萊希德 (Rupprecht) 的參謀部內，有一個青年上尉參謀官，辦公異常勤奮，極為魯柏萊希德所賞識。可是這青年參謀官，實際上是一個英國人，是英國情報處派他來德國當間諜的。他在大戰前，和別的幾個英國間諜一同來德國。因為他的表現很好，逐漸擢升為參謀官。直到大戰休戰為止，沒有被發覺。在休戰談判的時候，他突然離職，現出了他的本來面目，可是同時在休戰談判中，還出了許多力。到底他在巴威略邦參謀部服務的時候，給英國情報處幹了些什麼，却永遠沒有人知道。

著名的國際間諜齊佛爾 (Karl Zievert) 更是一個極好的例證。齊佛爾經過好

多時候，都是領着兩份薪水的。一面是俄國公務人員，另一面却領取柏林的秘密津貼。在大戰開始以後，却又領着奧國政府的恩俸。他生長在俄國，在政界服務五十年，一直擔任俄國密探機關的郵局檢查員。當時俄國貴族分成許多派別，互相忌嫉。齊佛爾慣常收受某貴族的賄賂，代為偵察其政敵的秘密陰私。到後來，對於檢查書信，有了非常豐富的經驗。他就拿他的經驗和地位，當作商品，向本國及外國顧客出售。他可隨意開拆寄給俄國參謀總長亞歷克舍夫（Alexeief）將軍的信件。凡是俄國一切高官顯貴的信件，甚至於閨閣名媛的情書，他都有權自由開拆。俄國政府十二分信任他，却不知道另一方面他是在給德國間諜機關做工作呢。

更有一件事，證明德國間諜怎樣利用，俄國統兵將領的互相猜忌，獲得極大的成功。歐戰初起時，在俄國鐵路機關服務的一個德國間諜，把俄國軍用密電本偷給德國東普魯士軍隊的參謀部。當時俄軍由蘭南甘甫（Remenkampf）和散

沙諾甫(Samsonoff)兩位將軍統率。這兩人平時本有意見，行軍時互相排擠，不能合作。東普魯士軍參謀部從兩人所發出的無線電中，完全瞭解了這些情形。因此德軍與登堡將軍的部隊，就利用了俄軍的內部衝突，加以個別擊破。結果俄軍大敗，與登堡將軍却因此成名。後來俄軍發覺了，雖然把密電本改換，可是東歐前線的俄軍，從此就一蹶不振了。

在間諜歷史中，說起了非職業的間諜，是決不能把英國羅冷斯上校(Colonel Lawrence)遺忘了的。羅冷斯不僅是最著名的別動隊領袖，而且在歐戰時小亞細亞前線，他有本領可以隨意自由出入德土陸軍的陣地。他的特長就是化裝術。有一次，他在達碼斯(Damas)就扮了土耳其逃兵，後來給土耳其軍隊捕去，打了無數軍棍，直到昏暈過去，却沒有被土耳其軍官察破了真相。羅冷斯所統率的別動隊和他的間諜活動，在近東戰地，盡了極大的勞績。英軍司令阿倫比將軍(Alenby)在巴勒斯坦作戰的勝利可以說大部分是得了羅冷斯的助力。關於他的

非常經歷，他曾經寫了一部自傳，可以供讀者們的參考。

說到非職業的志願間諜，更有一位值得一說的，就是比利士里愛徐 (Lizee) 鋼鐵廠的一個工人。當一九一四年德國軍開始侵入比利士的時候，這工人完全爲愛國心所策動，冒了絕大的危險，去偵探德國的軍事行動。他藏匿在鐵道下面的隧道中，傾聽着鐵道上面通過的車輛。他把裝載德國軍隊的列車，一輛一輛地計着數目，車上所裝的是大砲或者軍需品，他都能分辨出來。同時把他所推測的德軍通過人數，隨時由逃往英國的比利士難民，報告了英國參謀部。這樣經過了幾日幾夜的偵察，沒有一點倦容。後來直到比利士難民退盡了。消息無法傳達的時候才止。這樣的艱苦忍耐的工作，就是一個受過訓練的間諜，也是趕不上的。

間諜人員的第一條件，自然是語言。一個間諜斷不能給人們察破了他所操的方音。比方他扮作一個美國人，他必能操作美國腔的英語才行，要是給人家聽出帶着英國腔，那就糟了。除了語言以外，他要有豐富的軍事智識，有高等的交際

本領。而最要緊的，是必須能夠隨時把自己掩護起來，不露出一點兒破綻。據說有一個法國的間諜，混充柏林某大公司的推貨員，去德國慕尼黑探聽消息。後來在一家飯館子喫飯，給飯館侍者告密，終於被捕，原因是爲了他對侍者態度太謙恭了些。每次侍者端上一碟菜的時候，他一定說一聲「謝謝」。這是一般法國人所有的習慣，德國人看來就覺得很詫異。因此侍者起了疑心，終於給破獲了。可見做間諜工作，雖然一個極細小的習慣也是非留神不可的。

第四章 間諜與情報工作

各國陸軍和海軍照例都有情報處。情報處的任務就是在戰時和平時，儘可能探聽他國陸海軍的各項情報。但要探聽這些情報，自然非用間諜不可。所謂情報員實際上和間諜並無分別。不過海陸軍人員嫌「間諜」這個名字太刺耳，太礙人注目，所以一般就稱作情報員，避免用間諜這一個名稱。

情報處在平和時期，就是各外國政府戰爭準備的一個風雨表。拿德國來做例子，在大戰前，德國陸軍部的情報處，搜集了世界上任何國的軍事報告。無論那一國，它的陸軍購製了一種新的槍砲，某處建造了一個新的砲台，某港築成了

新的海軍根據地，在情報處都有極詳細的報告。這些報告大部分由駐在各外國的武官供給，但是十分秘密的消息，都往往是由特派的情報員去探訪。至於情報處主任所擔任的職務，就是在平常要先搜集好一切關於敵國的軍事材料。等上級機關有所查詢時，應該隨時供給。情報處主任搜集了外交各機關，間諜機關所供給的材料後，應該憑自己的理知和經驗，作詳細的檢查，決定那一件報告是真實的，那一件是不可靠的，那一件只有一部分可以作準。

現代情報機關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就是甯願自己去搜集情報，而不願購買現成的情報。這並不是爲了經濟關係，因爲經驗證明，一切現成購來的情報，往往是中不用的，例如英國的間諜，於一九一五年曾經花費了鉅款，購買德國阿尼林化學品的製造秘密，可是這秘密經過幾個人的手，完全成爲公開，實際上英國是白費了這一筆錢的。在大戰時候，瑞士因爲是中立國，而且介於德奧法意四個交戰國之間，所以成了「間諜交易所」。關於雙方交戰國的消息，只要出相當的代

價，都可以在瑞士境內購得。例如德奧所雇用的間諜，當回國向德奧政府作報告而經過瑞士的時候，往往可以適當的代價，以德奧方面的軍事消息，出賣給協約國，協約國的間諜亦是如此。但是這一些現成的消息，因為經過展轉買賣，往往失去了秘密性。而且出賣情報的人們，因為要抬高價格，往往故意誇張事實。經過幾次上當以後，各國情報機關認為純粹當作商品出賣的情報，是不會有多大價值的。真正有價值的情報，必須自己出力去搜尋才好。

戰時敵軍的俘虜往往是最好的情報來源。情報處人員把敵軍俘虜以及佔領地內平民所作口供，詳細紀錄下來，有時可以得十分有價值的情報材料。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法國軍隊從一名陣亡的普魯士砲兵身畔，搜出了一張明信片，就從這明信片，發見了德國要向夫人道（Chemin des Dames）進攻的計畫。一九一四年十月，狄克斯謨特（Dixmude）戰地，從兩個俘虜的口供中，探知德國參謀部新編後備軍二十萬，襲擊協約軍左翼的重要情報。

情報處雖然很少時候用飛機和汽球探取情報，但是拿飛機駕駛員或敵隊測量員所作報告，作參考材料，却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歐戰中，有一次，德國故意用了許多空的列車，開往羅斯（Laos）使敵軍飛機瞭見，當作是增調重兵，然後德軍來一個聲東擊西之計。這一次協約軍固然是上當了。可是這方法也不能常用。因為列車在陸上行駛，要是給敵軍飛機瞭見，在四次中一定有三次要遭敵軍砲火完全轟燬的。

在戰時，情報人員最大的作用，是偵知敵軍的大砲位置口徑，射遠距離和砲彈供給的情形等等，因此現代戰爭中，每一次作戰的勝負，都是因砲火的強弱及準確與否來決定。例如當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德軍第一次用最新發明的遠距離大砲，向巴黎發彈，那時法軍就靠了情報人員的得力，才設法緩和了敵軍的重大威脅。因為在當時，巴黎雖時刻防備敵軍飛機和齊柏林飛艇擲彈轟炸，可是德國陸上砲火，能夠轟炸巴黎城內，却完全出於法國的意料之外。原來當時德軍

最前線的戰壕，距離巴黎還在七十五公里之外，到那時為止，沒有一種大砲能夠有這麼遠的射擊距離。因此巴黎人心大為恐慌，以為德軍已攻破了聯軍的最前防線，快到了巴黎城外了。其實德軍遠距離砲的砲位，離巴黎還有一百二十公里之遙。法軍飛機經數度偵察後，已大約測得了遠距離砲的所在地。就用飛機和砲隊猛力轟炸。可是單憑天空偵察，究竟不能準確測得砲位所在。於是法軍就募集志願偵察員去實地偵察。當時應募的人就很多。挑了其中最好的四名，乘黑夜潛入德軍陣地。其中一名就一去不返，可是別的三名，却於一星期之後，由飛機接了回來。對於德軍遠距離砲的確員位置和移動情形，以其及口徑，角度，彈藥重量，發砲情形都有詳細的報告。這些報告由情報員轉送給協約軍專家研究了以後，協約軍方面不久就製造了同樣遠距離的大砲向德軍後方射擊。雖然，因為德軍的遠距離砲掩護得很巧妙，始終沒有被協約軍轟毀，但是過了幾天以後，巴黎的人心恐慌，却緩和下來了。

在大戰時，法軍情報機關最大的成就，是在於敵軍砲火的偵察。爲了這個，法軍特設了一個「砲隊情報處」(Service des Renseignements d'artillerie)。在這砲隊情報處服務的情報員，包含各種男女平民，他們都是經過幾個禮拜或幾個月，聽慣了德軍的砲聲，有特別靈敏的聽覺的。比方一聽到了砲聲，立時可以分辨這大砲的強度，和射擊距離等等。每次德軍有一種新式的大砲加入作戰，總不能瞞過了他們的耳朵。因爲這砲隊情報活動發生了特殊的効力，後來直到大戰停止以前，協約國的軍隊，都摹倣着法軍，有砲隊特別情報處的組織了。

至於英國情報活動的特色，却是在於海軍情報方面。英國海軍情報員中有最大成就的，是一個潛水工人，名叫米勒(E. C. Miller)，米勒以精於潛水術著名。因此於一九一四年被任爲海軍學校潛水教師。第二年奉命潛入海底，偵察當時在坎德(Kent)沿岸被擊沉的一艘德國潛水艇。米勒所奉的使命，是調查這艘潛水艇的構造和性質，以及內部所裝置的某種新式器械，這種器械雖曾經在德的

英國間諜報告，但是英國海軍部還不知道詳細內容。米勒潛入海底以後，冒了極大的危險，從那潛水艇給砲彈擊穿的洞口爬進去。把所有船裏面各種光怪陸離的機件器械都詳細考查了。他又看見了艇內屍首堆積那種慘酷的情形。原來當那潛水艇中彈之前，艇員正聚在一處，舉杯歡祝，誰知道一下子潛艇沈入海底，艇員同歸於盡，但是這樣還不滿足。米勒更鼓起勇氣，爬進船尾艇長辦公的地方。在一間密室中，米勒尋得了一隻金屬保險箱，就把它取出，搬到海面。把這保險箱打開，居然有了意外的收穫。原來裏面放着德國魚雷作戰的新計畫，德國海軍軍用電碼，還有一本密碼簿，是專備遠洋海軍無線電通信用的。

有了這一個意外的收穫以後，英國海軍部便命米勒繼續入海探尋所有被擊沈的潛艇。本來潛艇沈沒在海底的時候，是非常難於探尋的。可是米勒却入海探尋沈沒海底的德國潛艇至六十多艘之多。每一艘潛艇，他都設法擊破外殼，進入到內部。因此把德國潛艇內部的機構研究得熟透了，連德國基爾港的造船工程師

都比不上他。而且每次入海，都帶回了許多機密的德國軍事計劃及密碼本，累得德國海軍參謀都不得不時刻變更水雷作戰計劃，和密碼電本。這些情報工作，給英國參謀本部著名的「第四十號室」(Room 40 專翻密碼的地方)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據了這些從德國潛艇中得到的密碼，「第四十號室」有一次於二十四小時，把所截獲的德軍無線密電，都完全翻出來了。在獨傑班克(Dogger Bank)那一次的海戰中，英國海軍從這些截獲的無線電，事前完全知道了德國要派出多少軍艦，而且知道往那一個方向行駛。在最著名的人得蘭(Jutland)一次英德海戰中，德軍用無線電發出的命令，也給英國發覺了。

這樣地「第四十號室」靠了這些密碼本，截獲了無數通德國的軍事密電，如潛水艇的來踪去跡啊，船隊開拔的命令啊，齊柏林飛艇進攻的方向啊，以及德國外交部致中立國駐使的秘密訓令啊，統統給英國參謀本部截獲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收穫，却是所謂「齊茂門電報事件」。這一個電報的截獲，直接促成了威

爾遜總統參加歐戰。所以英國駐美大使柏琪 (Walter Hines Page) 稱這一次的事件，是外交密探工作的空前大成功，而且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的。他實在沒有說錯。

原來在那時候美國雖然已經一部分輿論主張參戰，可是威爾遜總統還是猶豫着，不願意放棄中立。在這時候，德國駐新大陸的外交代表齊茂門 (Zimmermann) 就有一封密電給德國外交部長歐克哈脫 (Von Eckhardt)，主張和墨西哥談判條件，訂結德國和墨西哥的同盟。他的計劃，是打算擾亂新大陸，使美國有所顧忌，而不敢參加歐戰。那電文裏還說到和日本合作，而以美國西南部的領土許給日本。這樣一個重要的密電揭露了以後，美國輿論大訝，威爾遜總統不久就決定對德國宣戰，命波興將軍統率四十師的陸軍到西歐前線。但這是英國海軍情報處不費吹灰之力所成就的事業。你想軍事情報工作的力量，是多麼偉大啊。

這一件歷史的事業，是英國海軍情報處長哈爾爵士 (Sir Reginald Hall) 所

一手經辦的。不僅如此，哈爾還故意搗了一個玄虛。哈爾截獲了這個重要電報以後，因為不願意使德國方面知道這電報是怎樣截獲的，便授意英國報紙，把這個電報發表出來，只說是在墨西哥的美國密探探得的。同時還叫報紙故意攻擊海軍情報處長哈爾爵士，說是爲什麼英國情報處不中用，不能探得這樣一個重要的電報呢。

第五章 情報的傳遞方法

間諜工作最大的危險，不是在採取情報的時候，而是在傳遞情報的時候，凡是反間諜機關所破獲的案件，十次中有九次是從間諜傳遞情報的時候追蹤破獲了的，所以間諜人員第一要注意的，是傳遞情報的方法。這傳遞的方法，越是穩妥，越是新奇，越是不引人注意越好。

在戰時前線傳送情報的方法，最常用的是傳信鴿，但是因此也最被人注意。在大戰時，幾乎任何方面的軍隊，都奉了命令，凡是見着空中有鴿子飛過，都得開槍打下來，因此在比利時戰地，有一次兵士打下了一隻鴿子，羽毛上繪成了鸚

鷄的顏色。原來因爲鷄鷄在比利時北部是不大引起注意的。在法境戰地，遇風向順利的時候，德軍常用小氣球傳遞情報。因此英法軍隊瞭見了氣球，便開槍打下來。還有一次，在阿拉斯（Arras）戰地，有一條河，從英軍陣線流向德軍陣線。於是德軍的間諜就利用水流，把文件塞在死魚肚子裏，順着水流送到了德軍陣地。可是後來也終於給英國軍隊發覺了。

用飛機把間諜送到敵軍的後方去，這是近代間諜史上一個最大的發明。最初作這一種試驗的，是一個大胆的美國飛行家，名叫霍爾（Bet Hall）。當一九二一——二三年巴爾幹戰爭的時候，霍爾在土耳其軍隊服務。他駕了一架法國製的單葉飛機，由土耳其政府每天給他一百塊金洋的薪水。到後來因爲土耳其政府不能發餉，他就同着一位法國機師，帶着飛機，投到對方保加利亞的軍隊中服務。因爲他對於土耳其後方的防務及地形十分熟悉，所以建議帶了一名保加利亞的間諜，到土耳其陣線後面去偵察。在這中間，霍爾會替保加利亞出了許多力。後來

因保加利亞方面不能照樣給錢，他就預備帶了飛機走路。誰知保軍却把他捉住，說他是土耳其間諜，判處死刑。當時美國是中立國，霍爾是違背政府訓令，志願參加作戰的，所以他不能得到美國政府和公使館的援助。幸喜他的機師，那法國人，臨時逃脫，帶了好多名法國兵來，把霍爾劫出了獄。他算忘不了法人救命之恩，所以當一九一四年八月歐戰開始，他就加入法軍服務，一直到休戰時為止。中間冒了無數次的危難，却不會斷送了性命。他在法國軍隊中的主要任務，就是乘黑夜，把法軍間諜，用飛機送到德軍陣線後方，偵察軍情，過了一兩個星期，又飛到德軍後方，把那間諜接回來。因此在開戰後不久，他就得了法軍最榮譽的陸軍勳章。

經過了霍爾這嘗試之後，協約國軍隊就經常用飛機送間諜到德軍後方去。尤其是在比利時以及法國北部被德軍佔領的地帶，很多地方飛機可以秘密降落，不至被敵軍覺察。這樣地英法軍隊遣送了許多間諜到了敵人的後方。過了幾天，再

去接回來。間諜要回到自己的陣地以前，就在他住處的廚房烟窗生火作信號，飛機瞭見了，就在附近的空地落下來。後來德軍發覺了，就在後方各處裝置了擴音機，遇到英法飛機降落的時候，就可從飛機葉子的聲音去追蹤探尋。爲了避免擴音機的偵察，英法軍隊又換了一個方法，用降落傘從飛機上把間諜送到了地面。這樣就悄悄地到了德軍後方。可是因此間諜却冒了更大的危險，因爲降落傘有時不能張開，因此喪命的事是常有的。

間諜被送到後方之後，就馬上換了便衣，扮作平民或難民，探訪各處駐軍的人數番號，而尤其注意的是砲位的所在地。但是他必須從容不迫，毫不露出一點痕跡。直到了平安回到自己的陣地，才能把他所得的情報報告給上級官員。

在戰時，因檢查制度的嚴密，除了用飛機外，傳遞情報是十分困難的。但是在平時却可以儘量利用郵政電報傳遞情報。在這裏所必須十分注意的就是密碼。因爲一個情報要是落在敵人的手中，只要密碼十分秘密，使敵人無法尋出線索，

那還不至於十分妨事。一般通信的方法，是用無色化學品書寫，到了目的地以後再用化學品洗出來。但是假定給敵人發見了化學品的種類的時候，那就無効了，因此在上次大戰時，各國的化學工程師發明了無數種寫秘密文件用的化學品。每一種化學品只能用一個很短的時期，就得換過一種，才不至給敵人發見。

在戰時，間諜所傳遞的文件，不問是用無色化學品的，或者是用明書的，都必須用密碼。密碼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明密碼，一種是暗密碼。明密碼應用的最廣。一般的方法，是把西文字母隨意互換，如把A寫作K，把B寫作J之類。這種密碼，是很容易檢查出來的。在一百年前，美國偵探小說家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 就發明了檢查各種密碼本的方法，隨後另一個美國人法屏 (Fabian) 又發明了一個檢查密碼的一般方法，就是拿平常文件幾千件來做一個統計，以其中所用過的字母的次數多寡作爲先後次序，製成一個表。就像下面那個樣子：

E. T. A. O. N. I. S. H. R. D. L. C. U.

F. M. P. W. G. Y. B. V. K. X. Q. J. Z.

就他的統計，各種文件中用字母E的次數大的有百分之十五，而K. X. Q. J. Z.等字母却只有百分之二。靠了這個次序表，就可以把一切密碼都探索出來。所用的方法就把拿密碼中所包含的字母來作一個統計。假如發見W用的次數最多，N用的最少，便可以發見W一定是代替E，而N是代替了K. X. Q. J. 或Z。

除了這些簡單的明密碼之外，自然還有無數種複雜的明密碼，那就不這樣容易探索出來了。可是一到了密碼專家手裏，依然是容易發見的。如此，間諜往往不愛用明密碼，而愛用暗密碼。所謂暗密碼就是預先掛好密碼本，以某一個字代替另一個字，以某句代另一句。這樣，電文落在敵人手裏看去完全是普通的明電，而實際却是一個密碼。這種暗密碼，假如編得十分妥當，那麼除非發見了密碼本就無法探索出來。

不過因為暗密碼的技術不高明，給敵人發現了破綻，以致斷送了間諜的生命

的也不是沒有。歐戰時候，有兩個荷蘭人，担任海軍間諜工作。他們假扮作販賣雪茄烟的商人，在經過每一個港口的時候，一定從那港口發出一個電報，報告該港有軍艦幾艘。在電文裏，他用“Coronas”（雪茄烟牌子）這個字代表「戰艦」。比方說「請裝 Coronas 四千枝」，意思就是說「這裏停有戰艦四艘」。每經過一個港口，他都拍發相類的電報，因此就引起了電報局檢查員的懷疑。經過警察盤詰，兩人自稱是荷蘭某商號的代表。但警察去荷蘭調查後，該商號實際上並沒有做過這些交易。因此這兩個荷蘭人終於被舉發，處了死刑。

秘密通信的方法，各人有各人的巧妙不同，有許多往往是難以想像得到的。相傳希臘和波斯戰爭的時候，希臘人傳遞秘密情報的方法，是把信差的頭剃光了，在日光頭上面寫了秘密信然後過些日子，等信差的頭髮長起來了，才派出去。到了目的地，只消把頭從新剃光了，就會顯出那秘密的文件。當時波斯的檢查十分嚴密，可是萬想不到頭髮下面可以寫上秘密信。在大戰時，伏斯旦山（Vosges）

一帶戰區，往往用人家烟窗中噴出的烟當作信號。先規定以噴烟的次長及長短快慢當作暗記，到一定時候，從遠處可望見。如果用飛機從上面偵察，更瞭如指掌。此外也有在錢幣上劃上極細小幾乎肉眼不能看出的記號。收到那錢幣的人，只消用顯微鏡一照，就完全看出來了。

在大戰時，也有人用雞蛋在殼上寫了密碼，當作送到市場上出賣的樣子。又有人在燙衣服的熨斗上寫秘密信。其法用一種酸性化學品，在鉄面上寫好字，隨後再在外面鍍一層薄的金屬。收到的時候，只消把這鍍上去的一層，用化學鎔下褪下就得了。

秘密信用的密碼，最普通而不易查出來的是用字典當作密碼本。這字典最好是袖珍小字典，既便檢閱，又便夾帶。用了這字典，把字典中每字的頁碼和行數湊合起來，就成爲密碼。但是頁碼前面必須隨便加上一個字母以分散檢查員的注意。又頁數從一到一〇〇，都待在後面加上「—」的位號，從一〇一到一九九去

掉「一」。從二〇〇到二九九則以「一」代「二」字。例如：「19670」就是第一七〇頁第十九行那個字。「31777」就是第七十七頁第三十一行那個字。「22 D-31」就是第二百三十一頁那個字，餘類推，此外凡遇款的數目或度量衡數字，都在原數後面加上三個「零」。

秘密信或電報最容易露馬脚的，是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在大戰時，各交戰國的反間諜機關把在中立國的大部分敵方間諜機關的姓名地址都記熟了。所以很多德國間諜冒充和中立國的商人通信，因此被發覺。後來德國間諜所發電信，往往當作由中立國轉寄德國的比利時俘虜，這樣最容易蒙混過去，此外也有託前線兵士代為投郵的。例如一個英國兵士假期滿後回到法國前線的時候，託帶一封信在法國投郵，這樣往往可以逃過了檢查。

在法國曾經破獲過一次德國間諜，用樂譜當作密碼。起先，法國檢查員注意到一個敵探，他每星期總是從郵局收到一本歌曲。經歷次檢查每本歌曲所用的歌

詞是同樣的，但是樂譜却每本都不用。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德國間諜機關所發去的公報，用樂譜來當作密碼。這一發覺破獲了許多間諜機關，因為凡是藏有這種樂譜的，一定是德國間諜無疑了。

一封信往往內容毫不相干，而信面黏貼郵票的方式，却是一種重要的暗號，明信片也可以用作秘密通信。其法以一面寫地址，另一面寫秘密信，而在上面黏上風景照片。又有一個間諜曾經用比紙還薄的小片雲母石上面，寫了無色藥水的字，隨後夾入眼鏡的雙層玻璃中間。因雲母石是透明的，所以極難發覺。大概做間諜工作的，都學會在極小的紙片上面，寫蠅頭細字。這些寫上細字的紙頭，可以作成一小紙團塞在烟筒口上，外面再加上烟葉。這有一種方便，遇到快被敵人發覺的時候，只消燃着烟葉，當作吸烟，那文件就完全燒燬，不留一點踪跡了。

做反間諜工作的人員，往往從極微細的事情上面去留心，却會得到意想以外的收穫。大戰時有一個德國間諜，引起密探的注意，却始終得不到證據。後來

到他住的旅館去搜查。這人住在一間很小很髒的屋子，却搜不出什麼懷疑的東西來。只有好多方手帕，都是用髒了的，都堆在屋子裏，却沒有送到洗衣作裏去，密探就懷疑起來。把這些手帕拿了幾方去，經過化學專家幾個星期的化驗，才查出這上面用一種特別不易察覺的化學品寫了秘密情報。這化學品製成一種肥皂模樣的東西，放在屋子裏，所以最初密探幾乎給瞞過了。

法國北部的阿米安 (Amiens) 是大戰時一個重要軍事地點。那地方有母女兩人，從一九〇一年起已做了德國的間諜。在戰爭中間，沒法遞送情報，這母女倆就發明了一個方法，用衣服的顏色和件數編成暗碼，晾在空曠地點，德軍飛機就可以從天空瞭見。這事情幹了好久，才引起法國反間諜人員的注意。原來這母女倆並不是以洗衣服為職業的。可是每天總有許多件衣服晒着，其中顏色都是紅綠鮮妍的。在那時，法國陣亡兵士，已多至九十萬人。法國婦女為哀悼起見，時常只着素色的衣服。而且這些衣服遇到陰雨天氣，也晒在空中。德軍飛機常在那

地方低飛，好像很注意那些晒着的衣服。因此反間諜人員才斷定這母女倆是奸細，把她們監禁起來了。

在大戰最後數月中，各國密探機關，已經開始研究用過赤 (Infrarouge) 或紫外 (Ultra-violet) 光線傳遞情報的方法。過赤光線的光波很長，不起色素作用。因此可用一種特殊的探照燈，用過赤光線發出信號，普通肉眼看不出來，只有用一種備有特殊鏡片的望遠鏡，才能夠瞭見。在天氣晴朗的時候，或者在白天，這種光線可以放射至八英里之遙。紫外光線却相反，是一種最短的光波，如果在夜間放射，肉眼不能瞭見，只有戴上一種特製的眼鏡，才可以望見。這兩種新發明，對於傳遞秘密情報的效用，不用說是非常廣大的。

總之，在上次戰爭中，各國間諜幾乎利用一切科學的新發明，來通信和傳遞情報。在未來大戰中，所用傳遞情報的方法，雖然無法預測，但因戰後科學進步的一日千里，將來所用的方法，一定遠超過從前許多老方法，那是無疑的了。

第六章 女間諜

婦女用了肉體的勾引，探取敵人的秘密，獲得最大成功的，要算歐戰第一年在華沙給德國担任密探的那個美貌少女了。這少女曾經自己誇耀，說她能和前線俄軍密切聯絡，知道俄軍五個軍團的策動情形，比俄國陸軍部還要熟悉。這可見這位少女的神通廣大了。

原來這少女不但體態長得特別引誘人，而且她當時住在華沙，和俄軍前線非常接近。大部分俄軍軍官，有了短時期的休假，總是在華沙休養。因此探取俄軍情報，自然特別容易。這少女許多人都稱她「小姑娘」(Fraulein)。小姑娘用的

方法很簡單。她住在華沙的勃列斯多旅館 (Hotel Bristol) 裏。那旅館是許多俄國軍官的休養所。小姑娘每次遇到從前線回來的軍官，就買弄色相，先用友情的安慰，到後來一個個勾搭上了。有的時候，還借錢給這些軍官們——到後方休養的軍官，都是需要錢花的——這些軍官回到前線去，自然會把借的錢寄還她，那時她就知道這軍官的行踪。她寫給許多軍官的情形，總是這樣寫着：「請你寫信告訴我你的近來情形罷……我天天惦記着你，很想知道你每天幹些什麼。」這些信往往得到意外的效果，很多的軍官爲了她着迷，把前線什麼事都通知了她。她的諜報網，越來越廣大，和她發生關係的軍官，越來越多。她得用種種手段，在不同的地方，同時約會許多情人，使他們每人都相信小姑娘只愛上他一個。她從來沒有失敗過，從來沒有發生了各軍官爲了她爭風喫醋的事。

有一天，他接到了一封關係極其重要的密電。她自己不懂得密碼，但是她知道東歐前線德軍參謀長霍夫曼將軍 (General Hoffmann) 那裏，有着許多專家，一

定能把這密電翻出來。她向來所得的情報，都是比較不算十分重要的，所以她用了那種迂迴曲折的方法，傳達到德軍參謀部，這些危險性比較的少些。可是現在她得到了一個緊急的秘密文件，必須很快地送去才好。她該怎麼幹才好呢？於是她竟大着胆子做了向來許多間諜所不敢做的事了。他找到了一個和她正在熱戀中的中尉軍官，哄着他，說她不能離開他，要求他爲了戀愛，棄職逃走。並且說，她認識了德軍的一個要人，有了她的介紹信，一定會收留他。她約定一有機會，立刻逃到德軍前線，以後和他一起過太平幸福日子。那中尉終於給她迷惑了，聽從了她，帶着她的僮逃走。而這信呢，其實是封着那封重要的密電。

那中尉逃走以前，却瞞住小姑娘，寫一封信給他的兄弟，說明他不能在華沙等候的原因。他的兄弟是砲隊軍官，原和中尉約定於假期來華沙會面的。這封信是交勃列斯多旅館的門房寄出的，可是這門房恰巧是俄國政府的密探。他本來已懷疑那中尉的行動，就把這信拆開來，報告了上峯。於是這中尉剛上火車，就被

拘捕。他原定當天晚上，偷過德軍陣地，後來却被憲兵押回華沙。那封密電，從此便不會送到霍夫曼將軍的手中，小姑娘算是神通廣大，她的情人密報了消息，她就立刻化裝逃到里加。數月後，一九一五年八月五日，德軍麥剛森將軍的軍隊佔領華沙城，便立即把勃列斯多旅館的門房捕去，當作間諜槍決，這算是替小姑娘報了仇。

但是婦女靠了性的誘惑，幹間諜工作的，除了上述的事實，以及以後我們要另闢一章來講的像麥泰哈利等少數例子外，據大戰中一般的經驗，往往有很多的缺點。因為用這種性的誘惑的方式的，必須是年輕貌美的少女，她們的政治修養比較的缺乏。而一般有高尚情感的女子往往不願意幹。因此靠了這種方法得來的情報，往往空虛，缺少真實的價值。而最危險的，這些女子往往富於情感。她能迷惑敵人，有時也容易為敵人所迷惑，在從事間諜工作的中間，和對象發生了熱戀，因此拋棄原來職務，甚至投到敵人方面去幹間諜工作，這也是常有的事。所

以就大戰所得的經驗，利用女性的誘惑，探刺敵人的軍事，結果，往往是得不償失的。

此外靠了理知和勇敢而奏奇功的女間諜，也不是沒有。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女間諜貝拉鮑哀特 (Belle Boyd) 可以說是此種職業的女間諜的第一人。她大着胆子，出入敵軍的陣地，刺探軍情。在約克遜將軍給她的謝函中，說明是靠了她的力量，才把整個的軍團挽救過來了。

在大戰時，這樣的女間諜，最有名聲的，却要算是法國的蓓的尼夫人 (Madame Louise de Bettignies) 她是以杜田西 (Alice Dubois) 這個假名出名的。她本是貴族出身。生長在法國北部的里拉 (Lille)。在一九一四——一五年德國侵入法國北部之後，她幹了十五個月破壞德軍的工作，使德軍感覺到牠比敵軍的無論那一軍團兵力都利害。德軍的情報處官員鮑曼 (Baumann) 會說，就狡詐，機智，大胆，鎮定，和所得成績而論，大戰時，任何間諜機關，都沒有能夠比得

上杜巴西的。

杜巴西女士最著名的一件事，是衝破德軍的電線。當時德國在比利時和荷蘭交界處，佈滿鉄絲網，通過一萬四千華特的電流。可是杜巴西却用了許多陰謀詭計，幫助一大隊法國志願兵，經過比利時，穿過電網，到了荷蘭，再由荷蘭到英國，送到法軍陣地。她把里拉周圍德國的砲兵陣地，調查的清清楚楚，繪成了一張極細小却是極準確的地圖，裝在眼鏡架子裏面，偷運到英國。英軍靠了這張地圖的幫助，後來把德軍的十四架大砲擊毀了。有一次爲了避免德軍哨兵盤詰，她在十一月的寒夜，游泳渡過了一條河。她不僅有男性的驍勇大胆，而且她有機智和創造的才能。有許多後來間諜常用的方法，都是杜巴西發明的。例如用敲鐘當作信號，在封面郵票上面寫上藥水字等等。她並且能用殘廢的人，充間諜和傳遞消息。有一個聖茹利安的農民，只有了一隻腿，另一隻是木腿。有人說這木腿中間藏着一架無線電台，這也許是過甚其詞。這獨隻脚的鄉下佬，受杜巴西的指

使，曾自由出入於德軍戰壕，向德軍士兵奏風琴，以刺探軍情。德軍士兵都愛聽他的音樂，這是真的。至於說木腿中裝無線電，那也許是過於神話化了。

此外杜巴西經常訓練一些頑童，做間諜工作，成績異常出色。原來在前線來往，都得有護照。間諜很不易隨時得到護照，就是偽造護照，有時也來不及傳遞。杜巴西因此利用一些孩子們，往來傳遞。往往一個護照，一個間諜用過了，由孩子們夾帶着送回來，再給第二人用着。平常前線哨兵，看見孩子，往往不大盤詰，更絕不會搜查，因此被混過好多次。

到最後，杜巴西的間諜組織中，有一個諜報員，被德軍捕去。這諜報員說出了杜巴西的名兒，事情敗露。這無名的女間諜，終於在都爾納 (Tournai) 地方被捕，身邊搜出了二十幾個假護照。她的同黨有很多人同時被捕。一律經判決槍斃。不知爲什麼，到最後德軍又把杜巴西減刑處監禁二十五年。可是到了歐戰休戰前兩個月，杜巴西在科倫監牢中竟染肋膜炎而死。要是再挨過兩個月，她便獲

得自由了。

像杜巴西那樣的女間諜，她能夠單獨負責，幹男子們所擔當的任務，到一年多。這樣的例子是很少很少的。一般的女間諜，大概都是從賈淫婦中間去徵募。這也是古已有之。在歐洲歷史中，許多政治陰謀，娼妓往往擔當重要的角色。在歐戰時這一類的女間諜活動最利害，要算是在巴爾幹半島。當時希臘的薩隆尼加港，是英法意聯軍總司令部所在地。於是親德派的希臘王后莎非，以及土耳其，保加利亞，德國的密探機關，都雇用許多女間諜，刺探軍情。在薩隆尼加港到處佈滿了女偵探。因此協約軍總司令薩拉爾將軍（General Sarraill）設法從巴黎和馬賽招募了五十餘青年美貌法國女子，分別安插在薩隆尼加港各處的咖啡店，酒館，和跳舞場，和德軍的女間諜鬥法。當時薩隆尼加市內風紀敗壞的不堪。不久，德國密探發覺了，便又從希臘各處雇了許多美貌女子，在薩隆尼加活動。薩拉爾將軍所輸入的一套，比較起來，又要減色。

一般女間諜是並不需要喬裝的。利用女性，不怕沒有活動的機會。可是大戰時，在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港，就有一個破例的女間諜，喬裝回教的公主，勾引那些好奇的英法軍官。這女子本是法國離婚婦，臉龐帶棕色，有西班牙型的美。因此穿上回教貴婦人的裝束，頭上戴着面幕，臂上戴着各色的珠寶首飾，看上去宛如東方仙子。她在亞歷山大里亞活動的頗久，有很多英國軍官和她接近。後來英國的情報機關懷疑那女子是間諜，調查以後，知道她假充回教的公主。可是她用什麼方法傳遞情報，却無法調查出來。因沒有證據，不好拘捕她。而且假公主後來也忽然不見了。

大戰時，在倫敦有一個德國女間諜，喬裝了「天通眼」，刺探着軍情。當時英國婦女，因丈夫出征在外，時刻惦記着，常到「天通眼」那裏去問休咎。這「天通眼」總是拿樂觀的消息答覆她們，不是說她的丈夫不久平安回來，便是說她的丈夫要升官晉爵。這一套講過了，隨後和那些婦女談東說西地講着。從那些無

知婦女口中，探得英國士兵在前線作戰情形和調動的消息。可是有一次事情弄糟了。來了一位顧客，她照常地說一套，說這顧客的丈夫，馬上從前線平安回來，而且胸前掛滿了勳章。那顧客很高興。誰知一回到家，陸軍部已來了公文，報告她的丈夫在前線陣亡了。那女人忿無可洩，便奔到「天通眼」那裏理論，要拉她上警察局去。那天通眼恐怕偵探到來，露出馬脚，便從後門一溜，逃之夭夭了。

第七章 反間諜制度

假如普魯士的腓烈德列大帝是近代間諜制度的創造者，那麼四十年後首創近代反間諜制度的却是拿破侖的秘書警察長富雪（Rouche）屬下的兩個密探長，一個名李爾（Real），一個名白邁萊斯德（Demarest）。說到反間諜工作，是不能忘了這兩個人的。

所謂「反間諜」（Contre-espionnage），表面和「間諜」互相對立，實際上却不然。假如間諜所擔任的是進攻，那麼反間諜所擔任的是防守。進攻和防守不是相反而是相成。簡單的看法，以為間諜是一種犯罪行為，而反間諜是合法行為，

這也是不對的。因為反間諜是間諜的間諜，也可以說是一種更高一級的間諜。在戰爭中，進攻是最有利的防守方法。在密探工作中，也是如此。反間諜工作本身就必須做間諜工作。而間諜工作有時也往往附帶反間諜的任務。所以把間諜和反間諜看作是相反的兩件事，那是說不通的。

舉一九一〇年以前的一個例子，證明間諜和反間諜的關係罷。

史德華特 (Bertram Stewart) 是英國常備軍中一個很幹練的情報員，他奉命去探測北海沿岸德國各島嶼的防禦工程和軍備實況。上峯命令他永遠在荷蘭境內從事窺測，不要闖入德國境內。後來史德華特住在荷蘭多時，雇人潛入德國境查，有時也出資買到了許多情報。他的工作很順利。他漸漸大胆起來了。他感覺經過旁人所得來的情報不可信，非自己去德國境內不可。於是他約好了一個外國人，和他同入德國。那個外國人，好像可以賣情報給他。這樣一直走到了德國的勃萊門港。誰知到了那裏，史德華特才發見了和他一路的那外國人，原來是德國

反間諜機關的暗探。史德華特當即在勃萊門被捕，判處監禁六年。當時德國的報紙，拿這件事情，特別宣傳，說是英國要進攻德國的證據。德國軍部也用這案件當作政治武器，逼着國會通過了增加軍事預算案。過後，英王及后聘問德國，慶祝德皇的大婚典禮，德國爲向英國討好起見，便乘機把史德華特特赦出獄了。

反間諜人員的活動，並不只限於本國領土之內。爲了追蹤敵方的間諜，有時候必須潛入敵國或中立國活動。可是一離開了本國領土，反間諜人員的地位，和間諜已沒有分別。在被破獲逮捕的時候，不能因爲他的職務只是追蹤敵方間諜，不是刺探外國軍情而減輕罪名。反間諜人員和警察機關的密探不同的地方也在這裏。警察機關的密探爲了緝捕盜匪，有時也必須改裝化名，深入盜窟。可是到了最後，他把一切人證物證搜集了，把這案件公佈出來，或交送法庭，他本身的位置，始終是合法的。可是反間諜人員混入敵人的間諜機關或反間諜機關活動時，就失掉合法地位。所以反間諜人員的秘密性，比警察更重要，而且危險也更大。

反間諜人員的徵募條件，比間諜人員更要苛刻。因為間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就可以派出担任指定的特殊任務。在執行任務中，隨時可受上級的指示。反之，反間諜人員，須有長期單獨活動的能力。主要的在於自己能夠去找尋線索，自己能夠去發見。發見了敵人的間諜，他更必須有相當時期的忍耐，把這間諜活動的具體都搜羅完備了，方才可以用動手逮捕。因為担任反間諜工作的，必須深沈，勇敢，忍耐，機智，有決斷，富想像，有直覺能力，能隨機應變，具語言天才，而且忠實。這幾個條件，缺一不可。

現在繼續說反間諜制度發展的歷史。這必須從法國反間諜制度的手創者李爾和台邁萊斯德說起。在他們兩人之前，普魯士的間諜制度始祖史蒂白雖然也有過局部的反間諜機關，但這不過附屬於間諜機關，並沒有獨立的大規模的組織，像法國拿破侖時代所組織那樣的。

拿破侖時代為什麼產生大規模的反間諜組織呢？原來這時是法國歷史中各黨

奪取政權最尖銳的時代。在國內拿破侖的政權有兩大敵人，一方面是革命黨人，認定拿破侖是大革命的叛徒，法國歷史中最後的暴君。另一方面是舊蒲爾朋王室貴族，這時候大多流亡國外，時刻想回國，推翻拿破侖，重立路易十八爲王。在國外，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感到拿破侖的黷武主義的威脅。這些外國政府和法國國內不滿拿破侖統治的黨派秘密聯絡，以推翻拿破侖爲共同目的。當時英國和奧地利竟不需要派間諜去法國活動，因爲所有一切情報，都可以從亡命在國外的王黨間接得到，或從法國國內所收買的間諜，直接得到。在這樣的情勢下面，拿破侖主要的自然是靠了軍隊武力維持他的統治，但要是沒有他的秘密警察長富雪，密探長李爾和台邁萊斯德組織了大規模的反間諜機關，情形也會完全不同的。

李爾和台邁萊斯德當時的任務，是要把王黨的主要活動人員一網打盡。他們就佈置了一個廣大的計畫，這計畫後來就成爲反間諜歷史陰謀中的一個最偉大的

傑作。

這個計畫是從富雪的秘密警察中一個密探作出發點。這密探叫貝爾萊（Bartholémé Perlet）。在大革命時代，貝爾萊是巴黎一家書店和印刷所的老闆。因為他同情王黨，他的全部財產被沒收。大革命後，他從外省重回巴黎，一無所有。一家人嗷嗷待哺。他為生活需要，只好什麼工作都幹。這樣地，他投進了富雪的警察隊中，當一名密探。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王黨，所以不久就找到關係，和亡命國外的那些王黨秘密通信。有了這樣的機會，台邁萊斯德和李爾兩人便想起，叫貝爾萊在巴黎組織一個王黨的「秘密委員會」。先由貝爾萊寫信通知在柏林的王黨要人，說在巴黎有許多重要人物，其中有政治家，也有將軍，他們表面上是効忠於拿破侖的，實際上却不滿拿破侖的統治，所以冒着萬分危險，組織一個委員會，一有機會，便當推翻拿破侖，恢復蒲爾朋王朝。這委員會不用說完全是假的，委員會的名單是拿當時在朝的文武大員隨便填上。在國外的王黨，接到

了這信，馬上把消息傳出去。他們很驚奇，爲什麼有這麼多的統兵將領，甚至拿破侖的親信部屬，都會秘密加入王黨，看來拿破侖是很容易推翻了。但是他們都不懷疑這是假的，因爲他們相信貝爾萊是王黨的一個忠實信徒。

於是台邁萊斯德開始設法要把那些王黨巨魁一個個誘上了鉤。他最不能忘懷的，是給他上過一次當的無名王黨陰謀家福胥·巴萊爾 (Fauche-Borel)。他原是在紐削台爾 (Neuchâtel) 開書店的，玩過許多王黨陰謀把戲。最後被捕在巴黎拘禁起來。經許多次勸導以後，巴萊爾聲明願意改悔，讓他去國外，在台邁萊斯德的指揮之下，做密探工作，以贖前愆。因此就決定把他放逐到柏林，命他單獨活動。當初台邁萊斯德相信巴萊爾一定能夠忠誠服務。到了柏林不久，巴萊爾果然把一個極關重要文件送到巴黎。這文件是蒲爾朋王朝嗣君路易十八所發表的一個宣言，裏面痛罵拿破侖僭位竊國。據巴萊爾報告這文件是他親自從原文錄下的。這一件事固然做的不錯。可是不久給台邁萊斯德覺察了：巴萊爾曾把這宣言印

刷了一萬份，用各種秘密方法，偷運入法國境內，到處散佈。

當時台邁萊斯德以巴萊爾犯間諜罪，向柏林當局要求移提。普魯士政府表面接頭，暗中却通知巴萊爾趕快逃到英國。到了倫敦以後，巴萊爾有了英國政府保護，大做特做其王黨宣傳。台邁萊斯德恨之刺骨，但無可奈何。後來知道貝爾萊和巴萊爾及巴萊爾的兄弟——當時在柏林——本屬相識。於是台邁萊斯德就命貝爾萊寫信給巴萊爾的兄弟，告訴他，在巴黎已成立了一個王黨的秘密委員會，而且正在擬議開員名單，預備組織臨時政府。巴萊爾馬上知道這消息，高興得了不得。把消息轉展傳出去。路易十八本人是非常沈着謹慎的，也信之不疑。連他的顧問，甚至當時的英國內閣都受了愚。英國外相霍維克勳爵 (Lord Howick) 甚至和法國王黨商得同意，立刻派代表去和委員會秘密談判。

同時，巴萊爾寫了許多密碼信給貝爾萊，要求他告訴委員會所有負責人的姓名。貝爾萊回信說是恐怕洩露機密，不便在信裏詳細告訴，盼望他代表蒲爾朋

官秘密來巴黎和委員會負責人當面商量。當時英國政府和路易十八也認爲派巴萊爾作代表，去巴黎最爲適當。這樣巴萊爾幾乎上了鈎了。可是事情不湊巧，貝爾萊的信裏，誇張得過分了些，說拿破侖的秘密警察長富雪也同情於王黨，而且說：「幾乎全部巴黎警察都可以由委員會調遣」。巴萊爾看到這些話，他想起他曾經騙過邁萊斯德一次，恐怕去巴黎有些不妙，因此他拒絕担負這個代表的使命，提議派他的姪子味台爾 (Charles Vite) 去。味台爾是一個漂亮黠直的青年軍官，會隨同後來戰敗拿破侖的惠靈吞將軍去過印度。當時味台爾就帶了一封給富雪的信，秘密藏在竹製的手杖中間，動身去巴黎。一到巴黎，味台爾就被捕。經軍事法庭審問，他供認不諱，當時就當作英國間諜立即處決了。

他的姪子雖然犧牲了，巴萊爾却一點也不懷疑到是貝爾萊搗的鬼。他還主張出重金派人去巴黎，和委員會接洽，索取委員會負責人的名單，探聽起事的確期。可是有了味台爾的前例，雖然在重賞之下，也沒有人敢去巴黎。到了最後才決

定不再派人去，却命貝爾萊來英國，覲見路易十八，面商一切。貝爾萊接了這邀請和台邁萊斯德商量了，頗有些遲疑，恐怕是做成的圈套。後來到底決定了冒險去走一遭。當時因為大陸封鎖的緣故，來往很困難。貝爾萊於三月十七日從巴黎動身，六月十八日方才到了倫敦。到倫敦以後，貝爾萊才知道不但沒有做成圈套，而且沒有人懷疑他。只是有幾個王室貴族看到巴黎委員會派這樣一個不甚華貴的人來充代表，略有一些詫異罷了。

路易十八當時接見了貝爾萊。他對於貝爾萊的印象，認為太庸碌無能，總之印象不是十分好。不久貝爾萊就平安回到巴黎，把經過報告了台邁萊斯德之後，台邁萊斯德就以爲這把戲已玩得夠了，從此可以終止。也許因為密探處覺得這一套再幹下去，未必再能引誘王黨重要分子來巴黎，也許因為富雪和拿破侖認爲幹的太久，沒有興味了，所以叫貝爾萊從此罷手。可是貝爾萊剛從英國回來，興緻很好，王黨有很多活動費津貼他，他捨不得錢，仍舊繼續幹下去。一八一〇年富

雪被迫辭去了秘密警察長，新任警察長和台邁萊斯德發現貝爾萊仍在和巴萊爾秘密通信，繼續告訴他一些偽造的委員會的消息，就很不高興，把貝爾萊的密探員的差使革斥了，而且還把貝爾萊監禁過一時。一八一四年，聯軍攻陷巴黎，拿破侖流放到哀爾勃島上，蒲爾朋王室返國復位，可是這時候不見有什麼秘密委員會的活動。巴萊爾和許多王黨要人都覺得很詫異，可是最初還不知道是受給。後來到了巴黎，經過一番細密的研究，才明白他們曾經上了台邁萊斯德的反間諜計畫的圈套啊。

反間諜組織雖然開始於拿破侖的時代，可是到了歐洲大戰才發生了最普遍廣大的作用。因為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為歐洲間諜最活躍的時期。無論交戰國和中立國，都受到間諜的重大威脅。就俄國而論，國內滿佈敵探和叛徒，靠了反間諜機關的活動，方才稍稍匿跡。奧匈帝國國內的少數民族，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不滿奧匈的壓迫，乘着對外戰爭的

機會，搗亂後方，供給情報給敵方，這對於奧國政府，是一種極重大的負擔。德國最初佔領了比利時和法國北部，後來又佔領了舊俄的一部分。在佔領地域內，士著民衆，很多作間諜活動，使德軍的偵緝機關疲於奔命。此外英美軍隊調遣到西歐作戰，因不熟悉地形和人情，往往上了敵方間諜的暗算。因此在歐戰時期，反間諜工作有飛速的發展。比之於過去戰爭中的暗探和軍事警察活動，竟是有天淵之別了。

歐戰時產生的反間諜組織，最有生色的，要算是比利時。比利時於大戰開始後，不過九個多星期，國土完全給德國軍隊佔領。七百萬的比利時人，處德國軍事獨裁之下。可是不久，比利時的青年，還能夠捐槍的，都大批潛逃，參加協約軍最左翼去作戰。而在比國境內還有無數英法兵士，有的受了傷，有的落了伍，躲在民間，不甘心投降德軍。這些士兵，完全靠了比利時民衆的反間諜組織的掩護和救濟，方才能夠平安退出，到了協約軍後方。同時德國雖然實行了軍事佔

領，但在比國行軍和駐防，感受無數的困難，也是因為比國反間諜機關秘密活躍的結果。

一九二二年三月，著名的間諜瓊納一案在蒙斯（Mons）開審的時候，才表現了比國反間諜機關的神通廣大。這瓊納（Armand Jeanes）是著名的德軍偵探。為德軍所殺的比利時著名女英雄喀伐爾（Miss Cavell）是由他出賣的。此外經過他的手，由德國軍事法庭，判決了一百二十六名比利時人，法國人，英國人的死刑。休戰後，瓊納在蒙斯被捕，經法庭審問時，瓊納侃侃而談，把一切罪狀，全盤否認。法官幾無法判罪。恰在這時候，一位證人站起來，歷數大戰時瓊納幫助德軍出賣民衆的事實。日期地點都沒有錯一點，瓊納乃不得不承認有罪。他在法庭屢次問那證人：「你怎麼能知道？你在哪裏認識我的？」那證人回答道：「我一向和你在一塊。」原來這證人是比利時京城律師拉克羅亞（Lacroix），是比利時反間諜機關的領袖之一。在歐戰時期，秘密在德軍佔領地內工作，所以對

於比利時的「漢奸」活動，調查得清清楚楚。這瓊納後來由法庭判決，在公共場所處決了。

但是另有一個比利時女子，以同樣情形，被捕審問，却居然僥倖沒有提起公訴。這是比利時京城一個著名的私娼，一般人稱爲「安琪爾」(Angèle)。德軍佔領比利時京城時，安琪爾甚得德國駐軍統領皮辛(Von Bissing)之寵。皮辛在比利時的時候，非常殘暴，民衆怨毒甚深。在戰爭未終前，皮辛死了。戰後安琪爾被捕，以充德軍間諜嫌疑，經法庭預審。她承認是親德派，與德軍統領有好感。但不認有罪。因爲據她說，皮辛是因寵倖了她，荒淫過度，所以病死的。此外她又提出她會幫忙過比利時密探機關的許多事實。最後他又說，要是這案提起公訴，那麼公開審問的時候，她將要提出許多有錢有地位的閩人的姓名，這些閩人都因她和皮辛有特殊關係，在德軍佔領時期，求她向德軍說過情的。

這案子以後就沒有繼續審問。大概將永遠成爲懸案了。

在俄國當大戰時反間諜活動的最大成績，便是破獲了陸軍大臣蘇克馮里諾夫 (Sukhomlinof) 通敵一案。這是俄國歷史上有名的案件。帝俄政治的腐敗，統治者的貪污昏贖，在這一案件裏，表現到極度。這鉅案破獲後，蘇克馮里諾夫 供認他的妻子很年輕，慣會花錢，他爲了博得妻子的歡心，所以不能不收受德國的賄賂。原來只是爲了一個女子的偏好，陸軍大臣竟至於賣國，而且損失俄國軍隊至少有七師之多，這一件事實，不是充分說明了沙皇統治崩潰的一個理由嗎？

蘇克馮里諾夫 在沒有做陸軍大臣以前，是一個頗有名聲的軍官。他的駐防地是烏克蘭的首府基也夫 (Kiev)。他從幼年出身行伍，以軍功迭次擢升。所以到最後升任陸軍大臣的時候，俄國軍界中人，無不翕服。誰知在大戰前駐防基也夫 的時候，他已經和敵探發生了關係。這都是爲了一個女子的緣故。那女子是已婚的猶太少婦，任小學教師。她的丈夫也是基也夫 城的小學教師。蘇克馮里諾夫 發見了這少婦，驚爲天仙，一定要把她弄到手。於是利用他的地位和權力，給這少

婦的丈夫一個小差使，叫他到外國去旅行。事情進行得很順利：那少婦的丈夫旅行回來的時候，已經辦好離婚手續，蘇克馮里諾夫便和這少婦正式結了婚。因為在當時的俄國，下級的屬吏，是沒有法子違抗有錢有勢的上峯的意志的。

蘇克馮里諾夫太太從微賤出身，一旦成爲貴婦，不免驕奢放縱起來。蘇克馮里諾夫很怕她，凡有所求，無不曲意承命。她是猶太人，而其也夫是當時反猶太運動最活躍的地方。她借這爲口實，時常到外面去旅行。離基也夫不遠，有一個地方，叫維爾巴倫（Wirballen），是從俄國到德國鐵路幹線通過的一個邊境要站。那地方的邊境衛戍司令米亞沙耶多夫（Serge Masoyedoff）上校，是一個被德國所收買的間諜。他在邊境專事掩護德國間諜過境，並且幹偷關漏稅，私運違禁品這些勾當。米亞沙耶多夫上校，原是蘇克馮里諾夫的部屬，遇見了這位上司太太，自然百般奉承。蘇太太在外國的時候，比在俄國的時候多。每次從外國回來，總是買了大批的裝飾品和奢侈品。米上校不是代爲置辦一切，便是替她私運

入境，避免了稅關的檢查。

這樣米上校也時常去基也夫，和蘇克馮里諾夫夫婦往來很密。便在這時候，蘇克馮里諾夫奉召回聖彼得堡升任陸軍大臣。他的太太，從此變成了一品命婦，自然更加放縱起來。可是米上校却因為在邊境包運私貨，聲名狼藉。經人告發撤職，調京「候陸軍部任用」。米上校調到陸軍部，利用過去的關係，立時成爲陸軍大臣左右最親信的人物。你想，對於一個敵人所收買的間諜，是一個多麼理想的位啊。

米上校仗着陸軍大臣的庇護，替德國幹間諜工作，有時竟不大顧忌。當時有一個國會議員，是軍事專家，十月黨的領袖，名叫古却戈夫（Goutchkoff）公然在國會議壇上，指斥米上校有間諜叛國嫌疑。米上校當時就要和古却戈夫決鬪，因為照當時俄國習慣這樣就可以避免法律起訴。在決鬪的時候，古却戈夫故意向天開槍。米上校發槍却没有命中。事後古却戈夫的朋友們問他，爲什麼不瞄準了

米上校發槍呢，古却戈夫回答說：「我不願意給他逃避國法啊」。這事情過去後，米上校自知站不住腳，向陸軍部辭了職。不久大戰爆發了。米上校要求進參謀部服務，給參謀部內兩個將軍拒絕了。可是米上校仗着陸軍部的勢，依然據軍界要津。有一次，他給敵人幹了這樣的一回事：他偽造了一個關於軍需的報告。當大批軍隊開往華爾希尼（Volhynie）前線的時候，他向前線司令官指示在那地方附近所貯藏的野戰砲彈的數目，比實際上全俄國所貯藏的，更多十萬發。當時兵士開始進攻，非常奮勇。仗着猛烈的砲火掩護，深入敵境。可是忽然砲彈的接濟完全斷絕，敵人乘機反攻，俄軍轉勝為敗。這一次戰役中，沙皇所有最精銳的部隊，完全覆沒了。

因此當時軍界中人，已懷疑陸軍大臣蘇克馮里諾夫和米沙耶多夫上校有通敵事實，可是無法得到證據。最後是靠了一個俄軍青年上尉官，才把這鉅案舉發了。這青年上尉官的姓名，至今沒有人知道。一般都稱為K上尉。K上尉本和俄

國反間諜機關無關。他是在一次戰鬪中，給德軍俘虜了去的。他被拘禁在德國，除非戰事結束，沒有返國的希望。可是不久，他發見了德國的軍事密探是容易受欺騙的。原來德國買收了俄國陸軍大臣和許多高級官吏，再不會相信俄國會有愛國的軍官，東歐前線德軍參謀長史託夫曼將軍 (General Stoffmann) 甚至惋惜着德國政府現款太缺少，不然可以把俄軍全部作戰計畫都買來。因此，當時K上尉表示自己也是反對沙皇的，他願意回俄國去充德國的間諜。德國的密探機關聽到了這話，一點也不懷疑。馬上就把K上尉送到柏林總司令部，面授機宜。然後替他準備「逃走」。他算是「偷逃」到丹麥，又由丹麥到了瑞典。由瑞典到了俄國境內的里加。在里加，他就把怎樣設計脫離德國的經過，報告了俄軍司令部。

原來，德軍當時要設法行刺俄軍統帥尼古拉斯大公 (Grand-Duce Nicolas)，因為他是當時俄軍對德抗戰的靈魂。德軍會買通一個俄國漢奸，約定如刺死尼古拉斯大公，當給以五萬美金。誰知這漢奸早就為俄國秘密警察所注目。當他還沒

到尼古拉斯大公身邊的時候，便即被捕，把德軍的計畫和盤託出。這風潮還未平靜，俄軍又得到K上尉的報告，才知道德國間諜機關收買俄國高級官員的整個陰謀。於是就叫K上尉首先和米上校說明合作，得到了許多證據，然後舉發。可是另一方面，並沒有把那些在米上校和K上尉後面發踪指使的德國間諜公開舉發，故意留着線索，以便後來繼續追蹤德國間諜的活動。

米上校不出古却戈夫的預料，處了絞刑。他向法院供認會把俄軍傳遞命令的密電本，送給德軍。而且有一次，竟和德軍串通假造一道命令，發電送到前方。一九一五年在東普魯士，俄軍左翼全部覆沒，就是米上校的陰謀的結果。

陸軍大臣蘇克馮里諾夫也完全承認了通敵。當被捕審問的時候，因憂急過度，鬚髮立時變成蒼白。因此才把死刑減為監禁。後來死在獄中。那上尉受了上賞，晉了軍級，可是始終不把真姓名發表。爲的是恐怕蘇克馮里諾夫和米上校的黨羽會有一天謀害他。

反間諜工作有兩個重要規則，（一）利用一個小間諜，這小間諜自己不知道人家已發見他，這樣可以通過小間諜，追尋大間諜；（二）利用間諜交通，從這交通去追尋間諜，或者利用這交通送一些假情報給敵人。K上尉是遵守着這兩個規則行事的。米上校當然不是小間諜，但陸軍大臣却是更大的間諜。此外K上尉自己做了間諜交通，所以雖然這鉅案破獲了，德國間諜機關表面依然不受影響，以後還有線索可追尋。

事後曾有人說，向德國人說謊容易，向俄國的上司說真話就難。其實這也不僅是俄國德國如此，一切官僚化的密探制度，都會有這樣的現象。一些和自己的主見相符合的話，往往容易輕信。但要是下屬所發見的事實，出於原來意料之外的，不但不容易取信，而且往往會對這忠實的下屬，引起了猜疑。間諜的間諜，這一個工作不容易幹，也就在這裏。

第八章 秘密警察

近代歐洲各國的秘密警察制度，給予反間諜工作的幫助很大。大部分的反間諜工作人員是從秘密警察隊中訓練而成的。秘密警察制度的起源，比間諜反間諜制度要早的多。在羅馬帝國內，秘密警察已經成了國家一個重要的機關。到十六世紀的時候，這制度流傳到印度。佔領印度的蒙古族皇帝阿克巴爾（Akbar）於一五五六年左右，在印度設立一個秘密情報處和間諜處。那些機關主要的作用，是在偵察國內各種人物的行動，那時全國所雇用的暗探，共有四千人。全國無論什麼地方，有什麼不滿朝政的言論舉動，皇帝馬上就接到報告。尤其是各處的旅

客的來往，沒有能瞞過皇帝的。

阿喀巴爾死後，由阿蘭才勃 (Aurangzeb) 繼位。阿蘭才勃號稱「聖主」，因為靠了密探的活動，他對於國內情形，幾乎無所不知。相傳有一天，某處地方一座牆坍倒了，照印度的風俗，牆倒了是沒有人管的。可是皇帝却知道有三個行腳僧，被壓斃在牆下面。於是御駕親自出來巡行，命人把瓦礫堆撥開，果然發見了三個屍首，當即由公家出資埋葬了。因此印度的人民都欽仰皇帝的神通廣大，彷彿有神通眼似的。這可以見到當時印度秘密警察組織完密的一斑。

正和蒙古族的皇帝靠了秘密警察的活動統治印度一樣，拿破侖也是靠了秘密警察，才能統治法國。上章所述的拿破侖時代的秘密警察長富雪，和他的助手李爾與台邁萊斯德，是支持拿破侖的政權最有助的人。富雪發明了一種檔案制度，他把各種各樣可注意的人物，分門別類，編成檔案。要知道某人的出身履歷，家庭情形，社會關係等等，在檔案中一索即得。這些檔案至今還保存在法國政府的

檔案庫中。裏面真是包含了三教九流的人物。不用說，凡是當時有重要政治地位的人物都在裏面，此外如小偷，流氓頭兒，甚至專給某國大使館洗衣服的一個女傭工，也收在裏面。

富雪所發明的檔案制度，後來為各國的祕密警察所模倣着。這些檔案中所搜羅的人物，一般都以本國人為限。可是在德國就不同。遠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德國諜報機關就命令在各國活動的間諜，把各國佔重要政治社會地位的人物的出身歷史，家庭情形，以及一切隱私祕密，全部做了報告。結果，德國祕密警察機關所保存的檔案，有一部分竟成了「全世界要人穢史大辭典」。舉一個例，一個間諜時常報告這樣的事：「X太太每星期抄總是說到S地方的別墅中休養，可是據實際調查，每星期抄，X太太都是在Y先生家中過宿。」

搜集了這些個人陰私的事情有什麼用呢？原來當時德國已早預備有一天戰爭爆發，必須有許多外國間諜，可以調用。這些間諜有的可用錢收買。但是有錢有

地位的人，就無法收買，所以事前搜集了一些隱私祕密，於必要的時候，藉此要挾，迫着他們做德軍間諜。有許多佔重要地位的人，怕一旦陰私漏洩身敗名裂，因此不得已而做漢奸的，不是沒有。在大戰以後，英國有所謂「四萬七千名冊」的傳說。據說，德國密探機關的檔案庫中，有一本名冊，中間有四萬七千個英國人的姓名。這些英國人都有些十分祕密的個人陰私，給德國密探機關調查清楚，所以德國密探可以隨時命令這四萬七千個英國人，替德國幹間諜工作，這種傳說，雖然沒有什麼根據，但是至少有一次英國法庭審問一件訟案的時候，曾有一個證人，當庭宣稱，他看見過這一本名冊，因十分匆促。他只翻過幾百個人的姓名，這些姓名會在這名冊裏面，都是意想不到的。當時那位審案的法庭庭長就問道：「你看見我的姓名在這冊子裏面沒有呢？」那證人賭着咒說：「正是，我的主啊，你的姓名也在這裏面。」

帝俄時代的祕密警察制度，是全世界聞名的。當時俄國革命黨人一舉一動，

在祕密警察檔案中，都有詳細的記載。這些檔案，於沙皇被推翻以後，曾有一個時期公開展覽。其中最有興味的，是關於著名文豪託爾斯泰的案卷。一八九七年託爾斯泰去聖彼得堡，從他下火車那時候起，就有許多細密的報告。這些報告，中間只有一份會提及他是「著名作家」，所有其餘的報告，却只寫着：「退職上尉官萊阿·尼古拉維支·託爾斯泰」。雖然那時託爾斯泰不僅在俄國有了無上文化道德的權威，而且已經名滿全世界，可是祕密警察只把他當作退職上尉官看待。陸軍部管檔案的人，在這些報告上面，批註「編入退職軍官」類。這時候託爾斯泰已成全俄婦孺皆知的人物，而祕密警察的報告中却詳細描寫他下車時候着什麼衣服，戴什麼帽子，頭髮是什麼顏色。後來一舉一動，都詳細寫上了報告。說他於幾點幾分走進一家烟店，買了一包香煙，於幾點幾分出了烟店的門。隨後又說他到了那一家飯店，點了那幾樣菜，過了多少時候，才喫完了飯，最後會鈔了多少菜錢等等。這樣報告誠然顯出了帝俄密探制度的周密，但是不免有些近

於滑稽可笑了。

美國人老是愛說歐洲各國都有秘密警察，只有美國却没有，所以美國人比較最自由。其實這並不是事實。不用說，美國司法部雇着許多間諜密探，此外更有財政部的密探處，而各州各市政府所設密探機關，更不可勝數。在美國沿海緝私機關，所得稅徵收機關，以及移民管理局等都雇有便衣暗探。而大工廠，大企業主都雇用暗探，專事監督工人的行動，破壞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更是美國所特有的。誠然，美國沒有像德國或帝俄那樣集中的秘密警察組織，可是把這些各機關雇用的暗探合計起來，秘密警察活動範圍的廣泛，經費支出的鉅大，恐怕要在世界各國中，首屈一指呢。

第九章 書信檢查

檢查書信是反間諜工作中一個重要的手段。因為有很多敵探和間諜的線索，都是從檢查書信得來的。書信檢查制度也不是到了近代才產生。相傳希臘亞歷山大大帝用兵亞洲時，彼感覺到聯盟的軍隊和他的部屬有一些不穩，於是他就想了一個偵察方法。他宣佈要派一名信差送信回希臘，部屬將領都可以寫信交這信差帶回去。但那信差剛動身走，亞歷山大大帝就把他招回來，把所有的信件，都拆開檢查一下。這就是戰時郵政檢查制度的起源。

當拿破侖取得政權的時候，他每天要揀出私人書信一小袋，叫一個祕書讀給

他聽。其中有可注意的詞句，都教祕書摘抄下來。在英國王政復古時代，那位著名的發明家摩蘭爵士（Sir Samuel Morland）——就是最初研究起蓄音機和起重機的——發明一種奇異的機器，能夠在一兩分鐘的時間內，把一封信拆開，而且把信內的詞句，都抄下來。這個機器就放在倫敦郵政總局裏，供檢查書信之用。英王查理二世還每天費三個鐘頭，親自到郵政局裏去看拆信抄信的情形。在不到兩分鐘工夫，不用照相機，能把一封信的內容抄下來，這在現在，也還是覺得很奇怪。可惜後來那機器在倫敦大火中燬掉。摩蘭又沒有把製造的方法，告知別人。這奇異的發明，從此便失傳了。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的時候，只有俄德兩國政府，對於書信檢查，是已有了經驗的。此外，交戰國，都是臨時設立起書信檢查制度。其中，尤其是英國，郵政檢查的工作最為繁重。因為英國是歐洲書信最多的國家，航行世界各處的郵船，都以英國為中心。在那裏不僅可以發見敵軍間諜在英國活動的踪跡，而

且也可以截獲德國人和旅行德國僑民往來的信。這检查工作雖然十分繁重，可是在檢查制度設立以後的數星期內，靠着書信檢查，接連破獲了好幾件的間諜案。此外當戰爭開始的時期，郵政檢查處，扣下了許多封德奧政府發給旅行僑民的動員命令。從這些動員命令，細細推敲，可以計算出德奧兩國動員的大概情形，在前線配置的兵力到底有多少。這給與後來協約軍的作戰計畫，有極大的幫助。

著名的德國海軍間諜慕拉 (Miller) 就是靠檢查書信才破獲的。破獲的經過完全出於意外。一九一五年，有一天，倫敦郵局檢查處，偶然注意到一份寄荷蘭京城的報紙，當即發見報紙的邊上有幾行秘密文字，只寫着：「C已去北方，他從二〇一出發。」報紙外面寄出的郵戳是英國地伯德福城 (Deptford)。這郵件初看似乎沒有什麼重要。但是一想到「去北方」的話，很可能是偵察北海英國艦隊的間諜。不過C是什麼人，「二〇一」是什麼，又從那里根究起呢？

於是英國偵緝機關依平時辦盜案的經驗，首先向地伯德福城警察局查詢，在

那裏有那一條街道有二百零一號門牌。查詢的結果，知道只有一條“High Road of Deptford”有二百零一號門牌。再派探員到那一個門牌去調查的時候，知道住在那里的，是一個開麵包舖子的英國人，名叫彼得·漢（Peter Ham）。這人賭咒說，並沒有在報紙邊寫過字，也從沒有寄信件到荷蘭去。C是什麼人，更無從知道。可是一經搜查之後，在他屋子裏發見有寫祕密信的墨水等等。於是才把彼得·漢解到倫敦去審究。他雖然矢口不認，但是他的隣居終於說出來：有一個樣子像很有錢的俄國人常到他家裏。警察根據這隣居報告的狀貌，在英國各處旅館的循環簿上搜尋。後來勃羅姆斯伯雷（Bloomsbury）一家旅館主人，承認這人名慕拉，在他那裏住過，現爲了家事，正上紐凱斯德爾·翁·泰痕（Newcastle-on-Tyne）去。不錯，「C」是已到了北方了。

最後偵探在沿途搜尋，終於把這慕拉捉到了，他供認充德國海軍間諜不諱。這人原是德國籍，能操五六種語言。因恐被注意，所以故意說是俄國人。他對於

海軍技術十分精通。他所用的傳遞情報的方法，更是特創的。原來他和在荷蘭的德國間諜機關，約好了一種暗密碼。用了這種暗密碼擬成廣告文字，登在英國內地出版的報上，隨後把這報紙寄到荷蘭去。至於那彼得·漢，因開麵包舖折本，虧欠甚大，慕拉給了他錢，使他恢復營業。從此彼得·漢就替這德國間諜做掩護工作。此案結局，慕拉處死刑，彼得·漢判處苦役七年，慕拉所用傳達情報的密碼，後來也經著名的「四十號室」研究出來。英國反間諜機關用這密碼，繼續假造了情報，在地方報紙裏登載廣告，寄到荷蘭去，德軍間諜信以為真，還繼續寄錢給慕拉。這樣給英國探員騙到手的錢，一共有四百鎊之多。最後德國間諜才明白是上了當。當時德國間諜工作，花錢之多，從這裏可見一般了。

郵政檢查處組織得最完密的，無疑地是帝俄時代著名的所謂「黑室」了。這「黑室」的名兒，是從十七世紀法國的“Cabinet noir”這名兒抄襲來的。當卡戴琳女皇的時代，「黑室」成爲正式國家機關之一。後來自由主義和革命思想一

天天發展，黑室和祕密警察便成爲支持俄皇寶座的兩大柱石。不過黑室的作用，和祕密警察又有不同。黑室不大留意虛無黨，無政府黨和民衆的叛亂行動。它的主要任務，是檢查高等社會中人的書信，或拍照，或抄錄後分別保存在祕密檔案裏。無論怎樣的貴人，乃至皇親國戚的信件，都不免受檢查。在奧得沙 (Odessa) 有一個著名的將軍，曾因寫信措詞不審慎，被黑室查出，以致自殺。當俄國革命爆發的時候，各處郵局裏同情革命的雇員，把所有歷年保存着的黑色檔案，全部焚毀了。這是十分可惜的事，因爲這中間有無數重要人物的信件的抄本或照片，假如保存下來，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寶貴的史料呢。

黑色的總機關在聖彼得堡，但在基也夫和奧得沙都有分機關。基也夫的分機關和聖彼得堡的總機關同樣重要。基也夫黑室的主任，名齊佛爾德 (Ziefert)，辦理書信檢查，先後歷五十年之久。可是在大戰剛發生之先，竟發覺他原是德國人，一方面擔任俄國郵政檢查員，一方面充德國間諜。連他下面三個主要助

手，也都是德國間諜。齊佛爾德後來被判死刑。但這一樁案子審問的時候，却暴露了許多黑色的秘密。齊佛爾德在法庭供認有許多重要案子都是靠黑室破獲的。他更表明他的工作不僅是消極的，他在檢查書信的時候，時常注意到許多函件，在中間流露出愛國的熱誠，和特殊的才能。從這些信件，他提拔了許多有幹才的人物，供政府擢用。他也曾經從中設法，使許多作家，避免充軍到西伯利亞。可是另一方面事實證明，他曾濫用權力，拆看過許多要人的機密信件，把內容摘下，送給德國間諜機關。這樣，他始終領着三處的薪水，郵政局的薪水俄皇的祕密津貼和德國間諜機關的祕密津貼。他曾經拆過皇太后寫給俄國海軍上將和著名統兵大將的信，甚至祕密警察機關所發出的機密信，也給他抄去了。唯一能逃過黑色的耳目的，只有虛無黨，布爾雪維克黨和其他政治煽動家。因為他們從來不敢在郵局寄遞重要的文件。他們另有寄祕信的方法，如依靠鐵路雇員和郵差中間的同情分子之類，所以信件不會落到黑室之手。

啊！

所以郵政檢查制度，對於俄皇的統治，是利多，還是害多，真是一個疑問

第十章 宣傳

歐洲大戰中，各交戰國除了普遍地採用間諜和反間諜的方法以外，更發明了一種新的進攻方法，就是宣傳和造謠。宣傳政策的主要作用，是激勵本國人民的敵愾心，振作本國軍隊的士氣，同時動搖敵人軍隊，破壞敵軍的紀律，使失敗主義的毒焰，燃着敵人的後方，一種科學的宣傳方法，有時候可以不費一彈，瓦解敵人的整個艦隊，解除敵軍整師的武裝。說到進攻的効率，比間諜活動自然要更大的多。不僅如此。武裝隊伍的活動，只限於敵軍的前線，間諜活動也只限於敵軍的後方，惟有宣傳活動，却能普遍於各交戰國中立國，普遍於全世界。現代的

巨型轟炸機，可以把大量炸彈，從空中播到敵人的戰壕和後方的城市。同樣地宣傳隊也能把大量的「觀念炸彈」散播各處。這炸彈雖然不能損毀肉體，却會損毀敵人的心靈解除了敵人的戰鬥力。

在大戰剛開始的時候，各交戰國都就戰爭責任問題，作廣大的宣傳。什麼藍皮書啊，白皮書啊，綠皮書啊，橘皮書啊，黃皮書啊。在這些正式發表的文件中間，載着各種的電文和外交報告，證明開戰的責任是在於敵方。到戰爭終了以後，才明白這些電文和報告，有一大半是完全出於偽造的。原來在戰時，一個政府公然偽造文件，也就不算是罪惡了。

到後來主要的宣傳工作，就是製造和散佈前線的戰報，在戰爭的時期，一切新聞，都受嚴格的檢查。公開的消息，只是官方的公報而已。但是交戰國的官方公報，往往都是一種烟幕彈，故意渲染一些不重要的戰鬪，却把前方最嚴重的局面掩蔽過去。因此敵方的宣傳，往往容易發生意外的效力。原來前線的兵士，後

方的平民，因新聞封鎖的緣故，對於官方公報，往往懷疑，而一切聳人聽聞的謠傳，却格外容易取信。越是新聞封鎖得嚴密的國家，敵探的宣傳越是容易生效，就是這緣故了。

宣傳政策在戰鬪上發生的偉大效力，可以舉一件事來說明。一九一七年十月初，德奧同盟軍的情報處，接得了一個確信：意大利北部發生騷動，吐林城的居民叛亂，軍警彈壓的結果，當場擊斃了幾個平民。從間諜的報告，又知道了死者姓名和暴動的詳細情況。於是德奧的宣傳機關，就根據這些事實，做宣傳工作。它在奧國印刷了一份意大利文的報紙，報名和編排式樣，都照意大利北部的著名某大報紙，依樣葫蘆。內容是記載暴動的詳細經過。並且把死傷的姓名都用大字登出。還加上幾篇評論，表同情於死難平民，可是故意避免公然攻擊意大利政府。這些報紙印好了就用飛機向意地拋擲。前線意大利兵士拾到了，因為報紙的形式，完全和真的一樣，不懷疑是敵方製造的。大家知道後方居民起了暴動，政

府選用武力壓迫，於是前線軍心動搖，德奧聯軍乘機大舉進攻，意軍多不戰而退，這一次戰鬪，意軍人數對德奧軍爲七與四之比。可是當退走時，意軍損失達數十萬人之多。這是歐戰中意軍前線最大的一次挫敗，都是德奧軍宣傳機關印了一份報紙的效力。

在歐戰中。幹宣傳工作最起勁的是德國，可是宣傳政策失敗最大的也是德國。在大戰開始的時候，法國動員很遲緩，喫了很大的虧。可是德國政府却向人民宣傳，說法國已侵入羅倫省德國邊境，所以德國不得不爲自衛而戰。從這時起到凡爾登戰役爲止，前線德軍士兵陣亡的達六十萬，可是柏林方面却天天發表捷報。這些誇大的樂觀主義最初雖發生效力，到後來，德國人民知道完全假的，於是灰心絕望，人心動搖。一經協約軍的宣傳，德軍前線就不免整個崩潰，國內也起了革命。此外戰時德國在美國的宣傳，做的太過火。他本希望美國加入同盟軍方面作戰，但因宣傳得太利害，反作成了美國加入協約方面作戰。這不能不說是

宣傳政策的弄巧成拙了。

在大戰時，德國諜報機關會派了一個名叫波羅派沙（Bolo Pacha）的，去法國收買新聞，鼓吹失敗主義，也完全失敗。這波羅派沙自命爲在近東經營肥皂業的富商，在法國到處聯絡新聞，出重資收買報紙，活動的很久。可是結果只收買了一二家沒有銷路的報紙，鼓吹失敗主義，竟毫無影響。後來因事機敗露，被法國密探機關拘捕槍斃了。

在大戰時幹最大胆的宣傳工作的，要算比利時的多蘭（Eugène von Doren）。多蘭於德軍佔領比利時後，始終留比國境內。他和一批愛國的比利時青年經營了一份報紙，名自由比利時（La Libre Belgique），內容專事攻擊德軍的殘暴行爲，喚起比利時人一致抗德。這報紙出版後，當然立時遭德軍當局禁止。但多蘭却繼續把這報紙秘密出版。這報紙的印刷所時常搬移。有的時候給警察發覺，却已於數小時前搬走了。有一個時期，印刷機關設在一家紗廠內部。印刷時外面打好

一所牆壁。印好後才打開牆壁，讓工人出來。印刷時因紗廠機器聲音甚大，外面不能聽到。當時德軍命令凡家藏這報紙的，都要治罪。可是因比利時人仇恨德軍甚深，報紙一出版，就分銷一空。至今有保存全份的，都看作無上寶貴的歷史紀念物。

第十一章 「獵狗王」史蒂白

普魯士著名的暗探長史蒂白，向來號稱「普魯士間諜之父」，更有人稱爲「間諜制度之父」，其實這兩個稱呼都不確當。因爲真正的「普魯士間諜之父」，要推腓律特烈克大帝。而且間諜制度，遠在史蒂白以前，也早已在別國產生了。不過說史蒂白是近代最大間諜之一，而且是帝國主義密探制度最偉大的組織者之一，却毫無疑問。俾士麥常稱史蒂白爲「我的獵狗王」。獵狗而稱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這個稱呼，對於史蒂白，倒是最切合身分的。

德國的哲學家叔本華會說：「德國人完全缺乏拉丁文中所謂“*Verecundia*”。

（意即『羞恥』）的一種感覺。許多愛國的德意志人，讀到叔本華這一句名言，自然要不快。可是德國間諜制度比別國發展的特別早，特別快，却可以用這一句話來說明理由。史蒂白就是這樣的一個德國人。他對於普魯士王室和普魯士邦的忠誠，是沒有疑問的。幹了四十年的不斷的工作，使普魯士王室成爲德意志大皇帝，使普魯士邦擴大而成德意志帝國，使他自己一躍而躋身顯貴，成爲鐵血首相最親信的人物，這雖然由於他的過人的幹才，由於他的不斷的勤勞，由於當時環境的需要，可是由於他的生成不識羞恥的性格，却有一大半。

史蒂白的全名，叫 Wilhelm-Johann-Carl-Edward Steber。生於一八一八年五月三日，是普魯士梅爾斯堡（Mersburg）一個小官僚的兒子。他生的時代，拿破侖已被放逐到聖海倫荒島。拿破侖所有的間諜和軍隊，全被解散了。歐洲一方面到處是反動的統治，另一方面自由主義和革命思想，也開始長了芽。史蒂白從小就在柏林學神學，他的父親準備他做牧師。可是不久史蒂白就棄掉了，改習法

律。出了學校，就執行律師業務。因這機緣，他對於刑事和警察事務，特別有了興味，認為是晉身之階。一八四五年，他就開始做了一件間諜的工作。原來當時有名叫薛洛佛爾 (Schloffer) 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因有鼓動工人暴動的嫌疑，為史蒂白發覺，就祕密向官廳告密。而這薛洛佛爾却是史蒂白的妻子的叔父。官廳審問證據不足，並沒有判罪，但因為史蒂白竟出賣其親戚，就開始信任了他。

在一八四八年那時候，革命的狂潮，又瀾漫全歐。許多王室都被推翻了。法國從新成了共和國。產業革命產生了勞工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馬克思的學說，發表還不久，就在全歐洲不躍而走。許多國家的統治者，無不視為洪水猛獸。史蒂白却以為時勢造英雄，一個升官發財的機會來了。他雖然出賣了薛洛佛爾，可是這一件事給他很巧妙地掩飾過了。他一方面已和官廳發生了關係，另一方面却到處表示是熱情的自由主義者，是勞工階級的辯護人，是社會主義的信

徒，使急進分子革命分子一點不懷疑他。

凡是遇到政治犯的案子，他都挺身而出，替被告幫忙，而且擔任義務律師，在法庭侃侃而談，使法官無法判罪。因此普魯士自由黨十分信任他，逐漸把他引進了最高幹部。而這些自由的幹部人物，却就是警察所要拘捕監禁的。當時的普魯士王腓律特烈克威廉是著名懦怯的君主。他日夜怕人民反叛他。有一天，史蒂白居然領導羣衆示威，而且被推爲自由黨的羣衆代表，入宮去見國王。國王接見史蒂白的時候，嚇的全身發抖，可是史蒂白却走到國王跟前，附着耳朵說道「陛下放心，沒有什麼事。臣和臣的同黨，正在保護御駕哩。」

就靠了這幾句話，那位懦怯的國王，就賞識了史蒂白，把他提拔起來，升做國王的密探。可是公開的方面，史蒂白依然執行律師業務。不久，他就成爲有名的青年律師，從一八四五至一八五〇年的五年中，由他出庭辯護的案件，多至三千起。大部分是替刑事被告任辯護。當時德國人都很保守，一切都相信老資格。

一個青年律師要得到這樣的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因為律師生意太好了。崇拜他和嫉妒他的人自然都有。最後終於給人家查出他的成功的秘密了。原來他除律師業務以外，秘密擔任警察雜誌的總編輯，這樣他和警察局有了非常密切的關係。凡是交送法庭的文件和證物，他在事先都完全知道。這樣，無怪辯護的時候，能夠出奇制勝了。

這一件事揭破以後，公衆不敢信任他，律師界就再沒有他的位置。可是他一點也不躁急。好在那位懦怯的國王，還是相信他能夠保鏢。一八五〇年，他被任為警察局長。這位置並不高。可是當時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已認為達到他的最高志願了。

第二年，他去英國，名義上是遊覽倫敦世界博覽會，實際上是偵察馬克思和一些避匿在倫敦的德國革命分子的行動，後來據他向上級報告，英國當局不願幫助他緝捕「亂黨」。他無事可為，才到了巴黎。自稱是被德國放逐的，於是竟混

入亡命巴黎的那些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中間。而且做得很得法，甚至把留在德國秘密活動的那些革命分子和同情分子的全部姓名地址，都弄到了一份。這樣，他就馬上回德國，按着名單，一大批，一大批地捉人。當時德國的革命運動，幾乎一網打盡。漏網的都逃到外國去。美國南北戰爭發生以前的十個月中，大批德國人移居新大陸，這些大部分是被史蒂白發覺而逃亡出國的政治犯，這中間還有許多人後來在美國是成了名的。

又過了一年，一八五二年，法國發生了政變，共和制度又被推翻，路易·拿破侖立爲皇帝。從此德國的革命分子，不能再拿法國做活動的中心，這使忠於霍漢索倫王室的史蒂白很高興。他自己誇耀於德國人民很有功，但是除了懦怯的普王之外，在國內却沒有什麼人看得起他。直到那時候爲止，史蒂白還不過是「庭園中的獵狗」而不配稱「獵狗王」。原來也的遠大的前程，還沒有到臨，而厄運却已臨頭了。一八五八年，普王因懦弱無能，暫時退休，另推王屬攝政。這位

攝政王就是後來的威廉一世，是一位幹練而成見很深的人。他認為史蒂白是一個卑鄙無恥的人，普王提拔了他，這正證明了普王的愚蠢。於是史蒂白就無端失了普魯士宮庭的信任。

史蒂白在國內本來是不滿輿情的，不論是保守黨或自由主義者，都怨憤，因為經過他被拘捕放逐的人實在太多了。當初因為史蒂白倚恃普王的寵，沒有人敢告發他，到了攝政時代，史蒂白的聲勢已大不如前，因此他的許多仇人，都提出他擔任律師時候的許多劣蹟，向法庭控告。他幾乎每天都要出庭受審。仗着他的辯才和狡猾，所有控案都被推翻了。法庭沒有判，可是他的警察局長職位，却從此丟掉了。這可以說是史蒂白生平最失意的一個時期。

從一八五八到一八六三這五年，是史蒂白在普魯士邦丟了官的時期。可是他並不閉着。在這個時期，他就幫了俄皇的祕密警察，幹了許多事。原來他沒有丟官的時候，一個駐柏林俄國使館的參贊的太太，做了些丟臉的事，經史蒂白竭力

想法，把這醜事掩飾過去了。俄國秘密警察因此賞識了他。知道他丟了差使，就聘請他給俄國秘密警察機關做事。他允許了，可是沒有去聖彼得堡。他所擔任的只是緝捕那些從俄國逃往到外國的罪犯，其中自然以政治犯爲最多。俄國政府供給他一注很大的款，每次緝獲了一個罪犯，還另有獎勵金。俄國秘密警察向來有國外支部，專事偵緝在國外的俄國革命分子，幾乎在各國都有，直到一九一七年大革命以前還存在着。這些國外支部大部分是靠了史蒂白的幫忙，才組織起來的。

到那時爲止，史蒂白從事間諜活動，主要對象是那些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一切革命分子。對於歐洲政治的反革命工作，史蒂白的確出了很大的力。可是對於軍事間諜，他却很少關心，一直到一八六三年爲止。那一年，史蒂白的生活起了一個重大的轉變。那時候，威廉一世已登了普魯士王位。鐵血宰相俾斯麥正在開始準備建立德意志帝國的大計畫。這個計畫的第一步，是要戰勝奧國。當時

俾斯麥所編練的普魯士新軍隊，已經充分堅強，但是他要知道的，是奧國的軍事準備到底到了什麼程度。他必須雇間諜去偵察一下敵人。當時普王威廉一世雖然不信任史蒂白，可是史蒂白經過別人的介紹，終於謁見了俾斯麥，而且向俾斯麥自荐，願意一個人單獨到奧國去做偵察工作。

俾斯麥答應他去試一試。於是史蒂白的機運又來了，雖然起首時候，他還幹了一些極其艱苦的工作。他一個人駕着一輛單馬車，扮作沿門叫賣的小販，在奧國各城鎮鄉村到處巡遊。他販賣的貨色，都是些不關緊要的，比方宗教彫刻或春畫之類。到了一個地方，他總得逗留幾天，詳細觀察勘當地的地形路徑，軍備和經濟情形。這樣偵察了好幾個月，把整個奧國的情形，調查得詳細周密。據說連毛奇將軍看見了這報告，都大喫一驚。

普魯士和奧國那次戰爭，普國進攻的迅速，勝利的鉅大，是在近代戰爭中所少有的。這全是因為俾士麥的間諜起了作用。參謀部根據史蒂白的報告，決定了

詳細的進兵計畫。當時普魯士和聯盟的軍隊，兵力已超過奧國，自然長驅直入，勢如破竹。單是薩多華 (Sadowa) 一次戰鬪，便決定了勝負。奧軍完全覆沒，從此就永遠喪失了在德意志聯邦中的霸權。而獵狗王史蒂白也是靠了這一次才飛黃騰達起來。俾士麥立刻升他做新設的政治警察隊隊長，在前線供調遣。可是升遷的太快了，普軍總司令部的人員看不起他。前敵參謀部軍官都不願和他同桌喫飯。俾士麥表示不快，故意邀史蒂白和他共席。而且向毛奇將軍保荐，因史蒂白有軍功，應該給他勳章。毛奇將軍只好頒給勳章，可是同時却向那些貴族出身的同僚們說，他實在看不起史蒂白，不過爲了顧全俾士麥的面子，所以頒給一個勳章的。此外，普軍佔領奧國時期，俾士麥並且任史蒂白爲奧國勃魯痕 (Brunn) 的知事。

可是終究因爲這些貴族和高級軍官瞧不起他，史蒂白不能立時大用。他和他下屬所任的職務，只是擔任保護國王，俾士麥宰相和總司令部的要員的安全，

使敵方間諜不能探得普軍的軍事秘密。因此，史蒂白在那時所擔任的工作，實際上是一種反間諜工作。他的主要任務，是偵查敵方間諜活動，檢查前線發來的郵電，檢查新聞等等。他並且偽造了許多情報，動搖奧國的軍心，這樣，普奧戰爭不過四十五天，就結束了，奧國被迫作城下之盟。史蒂白根據戰時情報工作的經驗，向俾士麥提議設立中央情報局，由他自任局長，包辦一切新聞消息。原來英國的半官新聞社路透社當時在奧國頗為活動。設立了中央情報局之後，就把英國新聞活動的路子封鎖了。不久，史蒂白聽得路透社打算出資在普魯士另辦一個新聞社，便馬上設法打銷，同時另請伏爾夫博士（Dr. Wolfe）創辦一個半官新聞社，這就成了後來德國著名的國際新聞社——伏爾夫通信社。

戰爭停止了。論功行賞，史蒂白被任為樞密顧問，並依軍人例授勳。普王威廉一世，以前憎惡史蒂白，那時才發見他是一個非常幹練的探員了。

從一八六六到一八六八年，俾士麥和史蒂白已經開始佈置和法國戰爭。當時

法帝拿破侖三世對於外國政情，非常隔膜。當普奧戰爭開始的時候，拿破侖三世還以為普國一定打敗仗，並沒有去援救奧國。等到奧國打敗，將作城下之盟，拿破侖三世忽然想和普魯士開戰，乘機分得一些從奧國所劫奪的戰利品。可是拿破侖三世手下的將領，却勸他暫待時機。原來那時普魯士軍隊，發明了後膛槍，法國還沒有。因此法國就製造了新式步槍和機關槍，然後等機會和普魯士開戰。俾士麥知道了這消息，就叫史蒂白於一八六六年去法國，秘密調查法國的軍備實況。

在這中間，還發生了一次意外的事情，靠間諜的活動，使俾士麥得到外交的成功。當時俄皇亞歷山大二世聘問法國。史蒂白從以前有過關係的許多俄國人那裏接得密報，說有一個波蘭獨立黨員，要等待俄皇在巴黎檢閱軍隊的時候，闖入閱兵台行刺。史蒂白得到了這個消息，但經俾士麥訓示，暫時完全秘密起來。等到俄皇閱兵那一天午後，才去報告法國警察。要是他預先報告了法國警察，法國

警察就可以佈置好一切，不聲不響把這案子消滅了。但是史蒂白故意延遲報告，却是另有用意的。他使法國警察相信到了最後片刻間才得到這個消息去報告，這樣法國當局自然十分感激他。可是因為警察知道了消息太遲，不及預先消弭，只好臨時通知俄皇的侍從暗中戒備，當時當場搜索，立時捕獲了那準備行刺的波蘭人。可是行刺這事情，還沒有發動，單是史蒂白的報告，不能作證據。依照法國的法律，法庭不能把這波蘭人判罪。事情就是這樣過去了。可是亞歷山大二世聽到那波蘭人被開釋的消息，非常不滿意。他認為法皇拿破侖三世不恤包庇一個殺人犯，却把外國皇帝的生命，看得無關重要。因此亞歷山大二世和拿破侖三世暗中意見有了齟齬，而這是於俾士麥的外交十分有利的。因為當時俄國和法國同盟，俾士麥想了種種方法破壞。想不到亞歷山大二世去法國聘問，和法國敦睦邦交，却反給了俾士麥一個離間的機會呢。

這樣地，史蒂白和他兩個助手——才尼克（Zernicki）和喀丹巴赫（Kalkenba-

(3) 在法國逗留了十八個月，到處調查地勢，軍備，人民的生活情形，繕成了幾大箱的秘密報告，運回德國。同時又花大批的錢，在法國各處軍事要害，收買了許多間諜，預備日後進攻法國時的內應。後來據史蒂白自己誇耀，在普法戰爭中，他在法國所埋伏的間諜，有四萬名之多。這也許有些誇張，可是當時普魯士間諜活動，為戰勝法國的一個主要原因，却是沒有疑問的。

很奇怪，關於一九七〇年普法戰爭的歷史著作，很少講到普魯士的間諜工作，尤其很少講到史蒂白。但要是沒有史蒂白，和他所收買的大批間諜，歷史就會變成另一個樣子，也不一定。原來直到一八七〇年為止，法國還是歐洲戰鬪力最強的國家。雖然拿破侖一世的聲威已經消滅了有半世紀，法國依然是最大陸軍國。兵士的驍勇，將領的老練，為歐洲任何國所不及。可是普法戰爭一開始的時候，八月六日，法軍大敗於華爾德(Worth)，二十五天以後又大敗色塘(Sedan)。經過這兩次敗仗，一個久經稱霸歐陸的陸軍強國，居然完全瓦解了。就算是俾

士麥和毛奇的足智多謀，就算是拿破侖三世和左右人物的昏聩無能，也不夠說明普軍戰勝法國的理由。假如細心研究一下，就不能不承認史蒂白的活動，對於普法戰爭起了決定的作用。

史蒂白是促成普法戰爭立時爆發的負責人。原來當他奉命調查法國新式步槍和機關槍的時候，他知道要是向俾士麥報告，說法國的槍械的確勝過普魯士，那麼俾士麥必然要暫時延緩作戰，等到把普魯士陸軍的軍械，完全改良了，隨後動手。史蒂白知道法蘭西帝國，根基早已崩潰，不難一鼓而下，機會不可錯過。所以他就沒有把真情報告俾士麥，却說是法國軍械並不高明，這樣俾士麥才決定馬上就動手。在普法戰爭開始的時候，史蒂白率領二十六名軍官，一百五十七名兵士，隨營服務。他自己跟隨在俾士麥身旁。俾士麥幹什麼事，都得先問過他。他那時才真的成爲「獵狗王」了。

史蒂白幹間諜工作，有一個和旁人不同的地方。他把敵人國內的財富調查的

詳詳細細。他不僅偵察各地的道路，橋樑，砲台，駐軍兵力等等，而且也考查各處的人口，農工商業，旅館，銀行，居民的財產，當地的出品等等。因此當普魯士軍隊侵入法國的時候，它可以按照史蒂白的報告，到處搜索馬料和一切軍需品。比方一個村子裏，養着一百隻母雞，就得徵發幾百枚雞蛋，或者其中若干隻母雞。這樣的估計一點也不會錯誤。普軍對於法國居民一律要徵收財產稅。有一家富戶會向人說，普軍知道他的財產比他自己還清楚。要是財產稅繳納的遲緩了些，或者農民不肯交出母雞或雞蛋之類，那就毫不客氣，馬上請他上了絞架。

在普軍佔領法國的時期內，史蒂白的兇殘暴戾，到了極點，往往有些無知的農民，因見普軍重隊經過，在路旁偷瞧了一會，便給史蒂白當作間諜捕去，用繩子縛成一大串，施以種種慘刑，好久才慢慢死去。在巴黎被圍的時候，普軍在凡爾賽設總司令。那時有凡爾賽居民夫婦，剛到別處過了蜜月旅行回來。就被當作間諜拘捕起來。許多普軍高級軍官都認為這人是冤枉了的，可是史蒂白却不顧一

切，仍舊處了死刑。在他認爲對敵國人民，越是恐怖越好。

一八七〇年八月以後，史蒂白的間諜總機關，移設凡爾賽一個法國公爵的邸宅內。那時他的權力非常大，對法國人和德國人，都非常傲慢。他只聽從俾士麥和普魯士王的命令，此外的德國將軍都不能指揮。他時常誇耀着，說他的部下（指那些普魯士間諜）攻入法國，比正式軍隊，更要早六個月。有一次，爲了一件細小的事，要把凡爾賽市的全體市參議員都絞死了。據說，他雇了一萬個法國的窮人，每天每人給一個法郎，叫他們站在街心，每次普王和普魯士貴族出來的時候，就高呼着「萬歲」。

最後，法國政府向普軍談判議和條件的時候，史蒂白就扮作了俾士麥的僕人。一八七一年初頭，法國議和代表福佛（Jules Favre）親來凡爾賽。史蒂白就命他的助手才羅覽擔任招待事宜，把普軍間諜機關的辦公處做了行館。而史蒂白却扮作僕人，替福佛收信送信。因此法國代表的一舉一動，普軍都知道的清

楚楚。

普法戰後，到了一八七五年，法國西舍將軍 (General de Cissey) 第一次出任陸軍部長。那時，法國已逐漸抬頭，而德國新皇年紀還很輕。在巴黎和柏林，雙方都認為法國有發動復仇戰爭的可能。西舍將軍曾被俘虜拘禁漢堡，在那裏和德國女子高拉男爵夫人 (Baroness de Kaula) 發生過戀愛。史蒂白的消息很靈通。他馬上把高拉夫人收買了，叫她去巴黎和法國陸軍部長重溫舊夢。西舍將軍果然毫不懷疑，以高拉夫人為外室。因此便有很多的軍事消息，走漏到德國去。這事情後來鬧成極大的笑話。有一天，法國衆議院開秘密會議，質問陸軍部長，通霄不絕。陸軍部長因為和高拉夫人有約會，焦急的不得了。誰知議員中已有人知道了這秘密，當場提出來。逼得西舍將軍辭職下野。高拉夫人却被驅逐出境。但是德國的間諜機關，已達到目的了。

高拉夫人是猶太人。後來法國發生歷史上著名的德來夫斯 (Alfred Dreyfus)

事件，也就是因為德萊夫斯是猶太人，因此聯想起來，懷疑是德國間諜。終於因這案件，引起法國政局的重大波瀾。事實上，普法戰後，史蒂白所雇傭的大批間諜，繼續在法國活動。法國反間諜機關，費了十年工夫的搜索，才算把這心腹之患剪除了一部分。

普法戰後，在「德意志超於一切」的口號下面，新興的德意志帝國主義開始向全世界發展。在這裏，史蒂白也立了許多功績。他開始組織在國外德國間諜活動的根據地。他用了大宗款，在各國大都市和名勝地點，開設了許多旅館。這些旅館所雇用的經理侍役等人員，大部分兼充德國間諜。直到大戰時候為止，歐洲各國的旅館業，有一大部分為德國所操縱，却很少人知道這些旅館是兼間諜活動的機關。此外史蒂白除發起創辦伏爾夫通信社以外，在國外收買了許多報紙和通信機關。替德意志帝國主義幹了不少的宣傳工作。

到晚年，史蒂白已成了富翁，而且是鐵血宰相俾士麥的親信人物。他所不滿

足的一點，只是不能躋身上等社會，許多德意志貴族和上等人，有的嫌他出身微賤，有的憎惡他的陰謀詭計，都不願意和他接近。他雖然利用他的地位，威迫利誘，想和上流社會來往，却到處都被拒絕。這樣他雖然領到過二十七次的勳章和獎狀，可是依然不能算得貴顯。這是他生平的唯一缺陷。可是一八八二年，他患關節炎死後，德國許多貴族將軍，以及德皇都派代表送殯，總算得生榮死哀。這也許是因為史蒂白已經死了，沒有人再怕他的陰謀詭計的緣故。但是另一方面，史蒂白對於德意志帝國主義的誕生和成長，的確盡了無數保護的力量。帝國主義者究竟不會忘掉了他們的最忠實的「獵狗王」。

第十二章 拿破侖的間諜胥爾梅斯德

普魯士的史蒂白誠然是間諜之王，他是近代間諜制度的最偉大的組織者。可是就個人活動的能力，大胆，狡詐和勇敢，史蒂白還比不上拿破侖的間諜胥爾梅斯德。胥爾梅斯德是最大胆無畏的陰謀家。拿破侖的字典裏，沒有「難」字，在他也是如此。他不僅是大胆狡詐，而且有着一副天生成的喜劇演員的幹才，震驚四座的氣魄，百折不迴的勇敢，和不是常人所有的忍耐力。

胥爾梅斯德 (Karl Schulmeister) 於一七七〇年八月五日生於法國亞爾薩斯省的紐佛萊斯台德城 (Neu-Freistadt) 他是一個路德教會的牧師的兒子，他自己

相信是匈牙利貴族的後裔，所以從小就愛漂亮豪華。後來他還偽造了一個文件，證明他自己的貴族出身。在少年時代，他的唯一志願，就是享受上等社會的闊綽的生活。因此有一個時期，他專學習跳舞，想做成大陸最著名的跳舞教師之一，可是到底也沒有成功。

這位以貴冑自居的胥爾梅斯德，生活却十分低微。開始的時候，他和亞爾薩斯省的一個少女恩佳（Unger）結婚，開着煤炭舖和五金舖子過日子。不久，他就幹運私漏稅的勾當。亞爾薩斯原是法德兩國的邊界。在他看來，假如不運私貨，就算枉做了亞爾薩斯人。靠了販運私貨，他不僅積了一些錢，而且也交結了上中下各級社會的人物。

據說，胥爾梅斯德在十七歲那時候，已開始販運私貨。後來他說起這事，並不覺得可恥，因為他自己說，他的狡詐和大胆無畏，都是從販私貨的經驗中學來的。到了他幫拿破侖，已經有了財有了勢，他還是繼續不斷做着私貨生意。一七

九九年，他和薩華利上校（Colonel Savary）相識了。這位薩華利上校後來繼富雪之後，任拿破命的警察總長，冊封羅維戈公爵（Duc de Rovigo）。就在一八〇四那年，薩華利把這位專販私貨的朋友介紹給拿破命大帝，担任密探。第一件叫他幹的事，是行刺蒲爾朋朝的親王恩琴公爵（Duc d'Enghien）。恩琴公爵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靠英國政府的一點津貼，在德國巴登（Baden）地方做寓公，平常對於法國政治，習不關心。這樣的人，對於拿破命的統治，本屬毫無危害。但是拿破命爲了想做戒散在歐洲各處的法國王黨黨員，所以就派胥爾梅斯德去暗殺這位無辜的王子。這事情做成了。據說，薩華利會給胥爾梅斯德六千鎊，當作了報酬。這就是胥爾梅斯德的間諜活動的開端。

恩琴公爵刺死後，薩華利自己也晉封公爵。到了第二年，他又在拿破命前面保舉胥爾梅斯德。他向拿破命說：「這是一個有腦筋而無心肝的人。」拿破命是一個奸雄，他喜歡有腦筋的人，而不在乎心肝。他懂得一個販私貨的人，做了屢

備間諜的時候，就有不同。有一次拿破侖當面向胥爾梅斯德說：「間諜是自然所賦與的叛徒。」這一句在後來的四年中，他向胥爾梅斯德說過許多次。到底拿破侖並沒有上當。他利用間諜花掉鉅款，收買敵人的軍隊，他却是替法國節省了大宗軍費啊。

凡是形容史蒂白的面貌的人，都說史蒂白長的面目可憎。他的臉是灰色的，肉紋是硬的。眼珠是淡灰色的，幾乎像是白色。他對下屬非常傲慢，時常擺架子，對上司却非常諂媚，常引人憎厭。可是胥爾梅斯德就完全不同。他生成倜儻風流，有吸引人的魔力，這連他的敵人都不能否認。他的身材並不高大，可是有關的肩膀，大的胸膛，豐富的肌肉。所以在奧國宮庭，冒充一個貴族紳士，一點不會察破。他有天生的本領，能夠討女人和小孩子的歡喜，但是也能使將軍和貴族們器重他。

一八〇五年，拿破侖戰敗俄奧聯軍，兼併奧國，這是歐洲歷史上希有的偉

入參謀部，擔任情報處長。

胥爾梅斯德欺騙敵人的一套方法，幾乎是在平常想像之外的。他不斷和拿破侖秘密通信，報告奧國一切軍事情形。拿破侖陸續寄給他大批款項。他就在維也納裝成異常豪闊，揮金如土，因此他能深入奧國的上層社會。亞爾薩斯省的人民大部分能講德國話，而胥爾梅斯德的德國話，更非常圓熟，所以活動毫無困難。到後來，有兩名軍官，一名溫特（Wend），一名魯爾斯基（Rulski）給他用錢收買了。當他向麥克上將供給假情報的時候，都叫這兩個軍官從旁證實。這兩個軍官裝作和胥爾梅斯德一無關係，而且這兩個軍官又是各從不同的來源得到消息的。因此使麥克十分相信拿破侖的軍隊，內部已起譁變，不久就要全部瓦解。胥爾梅斯德又偽造了大批法軍軍官的來信，報告他們怎樣準備謀叛，士兵怎樣地不滿朝政，民衆怎樣地在醞釀暴動，推翻拿破侖。麥克讀了這些信，自然了不得高興。有一次胥爾梅斯德甚至給麥克看一份法國報紙，裏面載着許多新聞，都證實

了他所報告的假消息，使麥克更加信以為真。誰知道報紙是拿破特意假造，只印刷一份，秘密寄給胥爾梅斯德的。

麥克却並不是一個老朽昏聩的將軍。他年紀不過五十三歲，是一個極有經驗的軍隊領袖，而且有果敢，有決斷。征服法國，是他的不可動搖的素志，但只是因為太輕信而又急於求功，所以完全中了胥爾梅斯德的詭計。到後來，胥爾梅斯德報告他，說法國就要發生內戰，拿破不得不把主力軍隊調集萊因河邊界，奧國可以乘虛襲擊。於是麥克馬上發命令調集三十萬大軍，進佔邊界的烏爾姆（Ulm）城，打算從這裏大舉追擊法軍奈上將（Marshal Ney）的部隊以及正在撤退中的法軍後備隊（因為據胥爾梅斯德供給的消息，奈上將的軍隊，正在撤退中）。誰知奧軍出馬就遭奈上將的迎頭痛擊。麥克已感到不快。不久，法軍向左右兩面挺進，襲擊奧軍主力。而慕拉（Murat）的精銳騎兵又在奧軍四面包圍得鐵桶似的。這樣，三天以後，就是一八〇五年十月二十日，前線奧軍，於倉皇失措

中，全部向法軍投降了。

可是胥爾梅斯德依然沒有被捕。他還從容自若地回到維也納。那時俄奧兩位皇帝正在維也納舉行最高軍事會議，他們正張皇失措。胥爾梅斯德却到了軍事會議席上，向俄奧兩位皇帝條陳怎樣佈置陣線，怎樣調遣軍隊，才能挽救烏爾姆前線的失敗。俄皇與奧皇真是昏聩，居然完全聽從了他。那時，大家都認為麥克上將一定是叛變了，暗中勾通法軍，所以把麥克關在牢獄裏看守着，直到後來事情弄明白才釋放。可是，一直到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奧國方面還沒有人懷疑到胥爾梅斯德是敵方間諜。他仍舊供給許多假情報和許多假證據。另一方面依舊和拿破侖秘密通消息。這樣，到了十二月二日，拿破侖的軍隊，終於大敗俄奧聯軍於奧斯德里茲（Austerlitz），奧國降為法皇拿破侖的屬國。

胥爾梅斯德雖然立下大功，但拿破侖只賞賜他一大注財產，既不給他官銜，也不給他爵位。拿破侖對於胥爾梅斯德，可不像俾士麥對於史蒂白那樣看重。這

也許是因爲拿破侖是一個軍人，看不起間諜工作。而胥爾梅斯德的氣魄也比史蒂白狹小，有了錢他也就十分滿足了。

第十三章 兩個女子

歐戰的時候，德軍的密探中間，有一個女子，她的活動效力，至少要超過一師最精銳的軍隊。這個女子沒有人知道姓名。她的主要敵人法國人都稱她叫「博士姑娘」(Mademoiselle Docteur)。雖然這事已過去許多年了。可是至今說起「博士姑娘」，許多法國人還都知道。

一九一四年十月九日，德軍攻陷比國盃凡爾港 (Aversa) 後，就把後方間諜總機關，從比利時京城移到盃凡爾 (大戰開始後，德軍前線始終在法比領土內，所以德軍後方包含整個德國領土和比利時)。博士姑娘就駐在盃凡爾主持密探隊

工作。她的主要任務，是徵募訓練大批間諜人員，派到法國各處，搜集陸海軍及各項情報。

博士姑娘是以毒辣兇狠著名的。她曾經派一名間諜去英國。這間諜名馬喀斯 (Joseph Marks)，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他一到英國海口，登岸就被發覺拘捕。審問的時候，他供認了一切。原來他本和法國密探隊有關，派他到盎凡爾活動。可是一到盎凡爾，就給博士姑娘發覺。用死刑威逼，要叫他充德軍間諜。他只好接受了。但是博士姑娘沒有給他知道任何秘密。她先給他一個護照，冒充荷蘭人，另外是一筆旅費，一份詳細的訓令，和一本舊郵票冊。叫他去英國擔任海軍諜報。博士姑娘發明的方法很巧妙，是用舊郵票當作暗碼。命令他調查了英國各港軍艦數目後，就寄舊郵票到荷蘭，再由荷蘭轉盎凡爾。例如從英國樸資茅斯港郵局，寄出七張秘魯郵票，四張美國郵票，就是表示在樸資茅斯港有七隻巡洋艦和四隻鐵甲艦。這些供詞雖然使英國密探機關知道一些德國間諜活動的情形，

但也不過如此。此外經詳細研審，馬喀斯却什麼都不知道。因此當時就判決馬喀斯在英國監禁到戰爭終了爲止。當下馬喀斯聽了這判詞，高興得跳起來。他說英國的監獄，對於他是唯一安全的地方，要是別的無論什麼地方，他都會隨時有性命之憂哩。

馬喀斯的害怕，一點也不過分，因爲博士姑娘確實是這樣辣手的一個女子。有另外一件事實可以證明：一個荷蘭人，名叫喀爾貝克（Van Kaarbeck）的，本是富家子弟，因游蕩宣告破產，無法生活，才做了德國間諜。博士姑娘就派他到巴黎工作。可是到了巴黎以後，舊習不改，揮霍無度。有一晚喝醉了酒，向一個酒排間的女堂倌講愛情，甚至於說出了他是替德國做工作，要求她和他合作。誰知道女堂倌，恰是法國反間諜機關的密探，因此就報告了當局。當局想借這人做線索，追蹤別的德國間諜，所以暫時不拿他，却派了密探去釘梢。但是博士姑娘本來另外派一個間諜，注意喀爾貝克的行動。那間諜偵知了喀爾貝克洩漏秘密，

一面向盎凡爾報告，一面就立刻通知在巴黎的德國間諜。這樣喀爾貝克和德國間諜機關失掉了關係，法國暗探追蹤了幾天，毫無結果，於是決定把喀爾貝克拘捕起來。誰知在預定拘捕喀爾貝克的前一天深宵，喀爾貝克就在巴黎一條熱鬧的街道，被刺殞命。背上還插着一柄利刃，經檢查一下，原來這利刃是德國製造的。

不僅是這兩件事呢。博士姑娘還親自動手殺過一個叛徒。原來協約國的反間諜機關知道博士姑娘的利害，有一次埋伏了一名間諜到博士姑娘的機關裏面。有一個比利時人，自己投到博士姑娘那裏，表示同情於德國，願意擔任德國間諜。這人工作做的很好，不久，就成了博士姑娘的一個親信的助手，對於她的工作秘密知道的很多，可是他十分小心，不敢隨便舉發。可是有一次他知道博士姑娘派了一名荷蘭人到蘇格蘭去，再從蘇格蘭轉到法國。他更知道這個間諜的威脅性十分重大，於是就不能忍耐，秘密報告了英國當局。這間諜一登岸，暗探已等好在碼頭上，就立刻被捕了。

但是博士姑娘的消息十分靈通。兩天後，她就知道了事情敗露。她就立刻把那比利時人招來，和他說，這派去的間諜，絕對沒有被發覺的可能。因為知道這件事的，只有她和你兩個，再沒有第三個。說完了這些話，她就從抽屜裏取出一柄手槍，親手把這叛徒擊斃了。

博士姑娘不但對付一般用金錢收買的小間諜，非常毒辣，就是對於有地位的高級人員，也是一樣的兇狠。博士姑娘身邊有一個技術顧問，是一位伯爵，現任中校軍官。博士姑娘每次接到關於敵人的軍器和機械裝置的報告，她不瞭解技術，無法查核真偽，就請這位技術顧問，加以鑑定。在那時，協約國正發明了坦克車，想仗着這個新式武器擊破德軍，決定最後的勝負。這坦克車的發明，雖然嚴守秘密，可是博士姑娘已經有所風聞。關於坦克車，她接得三個不同的報告，最後一個是講到內部機件構造的。當時博士姑娘就把三個報告，一個個都給那位技術顧問看了。技術顧問的答覆是說，這種車輛，像鐵甲車那樣，供後方運輸

是可以的，但在前線重砲彈和大炸彈轟擊之下，有什麼用處呢？博士姑娘不信，就叫他寫一個文件，說明他的意見。這文件的結論是說：「坦克車的製造是可能的，可是不足輕重……就軍事觀點而論，坦克車是一無價值的。」

好！坦克車第一次上戰場了，協約軍在坎勃萊（Cambrai）用這新武器進攻德軍陣地，進展之速，如秋風掃落葉。協約軍勝利的鉅大，連試用坦克車的人，自己都不相信。最後博士姑娘得到了前線失利的報告，知道敵軍是靠了坦克車得勝。不管你是伯爵也罷，博士姑娘是不好欺騙的。她就馬上把一份前線戰報和一枚手槍送到那位技術顧問前面，他終於開槍自殺了。

*

*

*

*

歐戰時破獲的間諜案，最哄動一時的，要算是跳舞女瑪泰·哈莉那件案子了。描寫瑪泰·哈莉的一生經過的很多，但不是過火，便是庸俗化了。有的把她看作一個無惡不作的罪犯，有的又把她當作神聖的殉道者。有的描寫她的跳舞怎

樣迷人，有的又說她是何等神通廣大的女間諜。因此，一般對於瑪泰·哈莉的瞭解，正確的事實比較少，而傳說和神話的意味比較多。

瑪泰·哈莉的一生，確是不平凡，充滿浪漫的氣味。可是她到底並不是一個大間諜。牠於一八七六年八月七日，生於荷蘭的留華頓村 (Leuwarden)。因此當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七日她在巴黎被鎗決的時候，已過了四十一歲。一般傳說，以為她是生在爪哇的，父親是荷蘭人，母親是爪哇土人。其實不然。他的父母全是荷蘭人。到了一八九五年三月，她和荷蘭殖民軍的一個上尉軍官名叫麥·李阿特 (MacLeod) 的結了婚。結婚後，麥·李阿特立刻就帶着新夫人一同去爪哇。麥·李阿特是一個異常粗暴的丈夫。整天喝着酒，喝醉的時候，就動手打老婆。他時常於酒後，用手拖着瑪泰·哈莉的頭髮在地上跑。這位年輕的妻子，在當時不知道受了多少磨折痛苦。所以瑪泰·哈莉雖然起先並沒有想到要做間諜，可是她却老早想到要殺人——要殺死百般凌虐她的那丈夫。

在爪哇住了六年，養了兩個孩子，據說是給一個土著的僕人毒死了。這土著的僕人憤恨他的主人麥·李阿特的兇暴，所以借此來洩憤。傳說瑪泰·哈莉親自開手檳榔斃那僕人，這大概不足信。因為瑪泰·哈莉在爪哇的時候，是給丈夫百般蹂躪的一個弱女子。她除了給丈夫打罵以外，抽空的時間，就學習土人的跳舞術。她看過幾百次的土人跳舞，學會了迷人的淫舞。她跳得完全和土人一樣精熟。這就造成了後來她在巴黎成名的基礎。後來一般人都把她當作爪哇女子，並且說他是爪哇土人廟宇裏供奉神明的舞女。她的舞術精熟，單從這裏也可以想見了。

一九〇一年，兩夫婦帶着一個女孩子，從熱帶的南洋回到了荷蘭。從這時候起，到一九〇五年，瑪泰·哈莉的個性，起了很大的轉變。她從柔弱變為剛強，從眼淚洗面變為媚態迷人。困苦的經驗，被壓迫的生活，享樂的熱望，產生了另一個人格，這就成爲在巴黎舞台上顛倒了無數觀衆的跳舞明星瑪泰·哈莉了。

瑪泰·哈莉 (Mals Hari) 是在巴黎舞場用的名字，意思是「早晨的眼」。她是一九〇五年才到巴黎的。在這以前的五年中間，她爲她的兇暴的丈夫，經過無數艱苦的鬭爭。她幾次想和麥·李阿特離婚，都被親戚勸阻。一九〇二年八月，麥·李阿特又把她痛毆一頓以後，就帶了六歲的女孩子去，把她拋棄了。這一次她向法院起訴，得到了勝利。法庭判決把女孩交還瑪泰·哈莉，母女兩人由麥·李阿特負責贍養。可是後來麥·李阿特並不履行，而且到處造謠，誣蔑他的妻子。起初瑪泰·哈莉還靠了幾個親戚，幫助她一些錢。後來這些親戚，畏懼麥·李阿特，不敢接濟她。這樣，她想與其在荷蘭小村莊過悲慘日子，不如冒險去巴黎找出路。

到巴黎以後，她第一次在東方博物館 (Musée Guimet) 表演，就得到成功。但是在巴黎這樣一個藝術都市，從外面初來的藝術演員，要一舉成名，並不是容易的事。何況瑪泰·哈莉在以前並沒有登過舞台，而且在巴黎也沒有熟人能夠

替她捧場。於是她就變成了私娼。經過很久的時期，她只是靠了賣笑過活。可是到底好運道來了。從爪哇土人學來的裸體淫舞，成了巴黎最時髦的玩藝兒。很多的政界要人，富家子弟，都出入舞場和大戲院，替「早晨的眼」捧場。到了大戰開始以前，瑪泰·哈莉的芳名，風靡了全歐洲。荷蘭小村莊的一個逃婦，一變而爲人間尤物。尤其是關於她的生世，流傳了許多神話。大家都相信她是爪哇神廟中供犧牲的舞女，依照那裏的風俗，要活活燒死，供奉大神。却有一位荷蘭軍官看到了，愛上了她，就幫她逃走，後來就回荷蘭結了婚。不久軍官死了，這年輕的寡婦，無法謀生，才到巴黎的舞場，來現身說法。

在這時候，她和各國要人都有了來往。最著名的，如德國皇太子，德國勃倫斯維克公爵（duc de Brunswick），和荷蘭的國務總理林頓（Van der Linden）都是她的老情人。她平時揮霍得很利害。錢總是不夠花。直到一九一四以後，她做了間諜，德軍供給她的費用，先後達十餘萬馬克，可是她還是秘密幹賣淫生。

活，一直到死爲止。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那一天晚上，他和柏林警察總監在一處晚餐，就在那時候，開始了她的間諜生活。她和警察總監，本是老朋友，因爲她是靠了這位警察總監的保護，才能在柏林賣藝。她是荷蘭人，但是她不愛荷蘭，也不愛使她成名的法國，更不愛德國。半生的磨折，使她痛恨了人間的一切。她所追求的只是享樂和刺激。間諜這工作，在她看來，又是一種新奇的刺激，所以當德國密探機關向她提議的時候，她毫不猶豫地接受了。

就她的才能和社會地位而論，她應該是一個出色的間諜。可是她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太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她已經是這樣一個著名的人物，可是她依然不知道掩蓋。到處她露了鋒芒。這對於一個間諜，簡直可以說是一種自殺的行爲。

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她繼續不斷替德軍做了許多諜報工作，尤其是關

於地中海方面法國軍事運輸的情形。她會向德軍供給許多寶貴的資料。法國反間諜機關人員，從一九一五年夏季起，已注意瑪泰·哈莉的行動。可是秘密偵察了幾個月，依然無法得到確實的證據。像她這樣一個有名的人物，要是隨便加以逮捕，不能提出充分的證據，警察機關一定要受公衆的責難。後來，到了一九一六年，用了很狡詭的方法，居然知道了一些瑪泰·哈莉傳遞情報的方式。原來她是從軍界或政界許多來往的要人中間得到了情報，然後交給一個中立國公使館的參贊轉送德國。這中立國的參贊也是她的情人之一，他把秘密情報在外交郵包裹運出去，這樣避免了警察的檢查。警察爲了這件事，甚至不恤冒險，引起外交的糾紛，居然把這中立國的外交郵包，截了一次。可是結果只發見了一份密碼公文，這密碼想盡方法都譯不出來。這樣自然不能當作了證據。不久，瑪泰·哈莉自己跑到官廳裏要求發給去維台爾(Vittel)的通行證，理由是有一位俄國陸軍上尉叫馬洛夫(Maroff)，是她的老情人，因在前線受傷失明，在維台爾養病，她要去慰

問他。事情很明白，這不過是託詞。原來那時法國在維台爾正建造了一個大飛機場。法國反間諜機關破獲德軍發給另一個間諜的訓令，要偵察這飛機場的位置構造。瑪泰·哈莉去維台爾，爲的是偵察這飛機場是沒有疑問的。法國當局是不是要發給通行證呢？當初覺得很難。後來才決定發給他一份通行證，爲的是可以釘住她，得到證據，就好下手拘捕。可是，這一次，瑪泰·哈莉却非常狡詭。她到了維台爾不久就回來了，警察始終看不出什麼可疑的形跡。但她一定在幹間諜的工作，是沒有疑問了。既然無法得到證據，警察就決定命令她離開法國。她接到這命令的時候，和一切老間諜一樣，立刻分辨她從不替德國做工作，但是很願意替法國服務。她自稱和德國許多軍界要人有密切關係，她只消一顰一笑，就可以得到許多機密的通報。她說得非常動聽，法國反間諜機關的負責人員幾乎相信了她。於是就請她去比利時京城，儘可能探得德國的情報，向法軍報告。另外又開給她六個法國間諜的姓名地址。這六個間諜都在比利時京城，可以和她合作。這

樣，瑪泰·哈莉就動手去比利時京城。可是到了那裏，就向德軍報告了六個法國間諜的姓名住址，其中一個立即就被捕鎗決了。

瑪泰·哈莉這一次可是上當了。原來這六個法國間諜，並不是真正的法國間諜，而是法國反間諜機關所懷疑的人物。至於給德軍鎗斃的那人，從沒有向法國寄過有價值的情報，法國甚至懷疑他所作的一些報告，是出於德軍授意的。但是德軍爲什麼鎗斃他呢？這大概是因爲這人同時向幾方面出賣情報，經瑪泰·哈莉告發後，德軍開始發覺的緣故。這事情後來又從別方面徵實了。原來據英國方面的消息，有一個在比利時京城向英國供給情報的，被德軍鎗決了，原因據說是爲了一個女人的告密。這消息證明了那人是向英法德三方面出賣情報的。無論如何，法國反間諜機關從此却得到瑪泰·哈莉充德軍間諜的充分證據了。

在比利時京城住得不久，瑪泰·哈莉就感到厭倦，她就去荷蘭，由荷蘭去英國，再由英國轉往西班牙。到英國的時候，英國當局已接得荷蘭密探的報告，馬

上把她送倫敦審問。她的供詞和向法國當局所說的一樣。她說她不是德國間諜，而是替英國的同盟國法國服務的。英國偵探長聽了她的供詞後，向她表示十分寬大，只勸她不要再幹國際間諜工作，准許她離開英國去西班牙。她再三道了謝，而且接受了這勸告。可是一到西班牙京城，馬上就發見她和德國駐西班牙大使館的陸軍參贊和海軍參贊有了聯繫。

許多雇傭的間諜，往往因為間諜機關的預算關係，給中途停止了工作的。這時候德國間諜機關大概也是因為瑪泰·哈莉的費用太大，不想再用她。所以駐西班牙京城的德國陸軍參贊，就拿出一份無線電訓令，教她回到巴黎，只有西班牙幣一萬五千元的款，匯到巴黎一個中立國的使館轉交，算作她在西班牙工作的報酬。這樣，瑪泰·哈莉就回到法國，下火車後，在巴黎一家小旅館暫住。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三日，她就被捕拘禁。七月二十四日由軍事法庭開始審問，第二天，判決死刑。審問的時候她自承是一個私娼，從德國寄給她的款，都是她的情人所

給的，不算什麼希罕。可是證據太確鑿了，而且當時法國正受德國間諜活動的嚴重威脅，所以她仍不免一死。特赦和緩刑的請求，也終於被樸蔭凱總統駁覆。她的老情人，荷蘭的國務總理林登却想營救她，決定用荷蘭政府公文，請求法國政府赦免。可是荷蘭女王向來反對「喪風敗俗」的裸體跳舞，看到了瑪泰·哈莉的名字，竟拒絕在那公文上簽字。

行刑那一天，十月十五日清早，瑪泰·哈莉起來梳洗，神色如常。行懺悔儀式的時候，她比旁邊立着的牧師還要鎮定。行刑時，她不願意用布包住眼睛。旁邊一個女教士哭了，她還裝手勢安慰她。最後十二個兵士同時開鎗，中十一彈，立即氣絕了。

瑪泰·哈莉的身世，誠然是可歌可泣的。她想從間諜生活中，去找尋刺激，可是也因為是這樣的緣故，她過分暴露了自己，她太缺乏間諜工作應有的修養。她即使不是爪哇神廟的犧牲，至少是做了戰神的犧牲了。

第十四章 歷史上的間諜

古往今來，各國史乘中，偉大的間諜和密探，多到不可勝數。可是同時代的人們，却很少知道他們的姓名。下面舉出的，不過是最特出的一些人物和事實罷了。

英國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女間諜，就是路易士·賓·凱魯阿拉（Louise de Keroualle），她是一位長得十分美貌漂亮的公爵夫人，為英王查理二世的外室，當時寵列專房，而實在她却是法王路易十四所雇用的間諜。單在一六八一年一年中，英王和法王秘密供給她的錢，多至六十萬鎊。英王給錢沒有法王那麼多。

所以她實際上是替法國活動。後來英法議和，訂結多佛爾密約，大部分是因了路易士的活動，才得到成功。但這密約却是英國歷史上所未有的喪權辱國的條約。法國人知道，如果這個條約發表出來，英國人民立刻就會因怒忿而背叛查理二世。所以密約中竟規定了這樣的一條：如果英國人民叛亂，法王路易十四願意幫助英王出兵鎮壓。你想，當時英國屈辱到何等程度呢？這樣法國雖然出了很大的款，收買這位女間諜，却是極其上算的。

有些間諜，是在別的事情上面出了名，却沒有人知道他實在是充間諜的。例如魯濱遜漂流記的著者狄福 (Daniel Defoe)，誰知道是英國大文學家，可是在他四十七歲發表魯濱遜漂流記那部大著以前，他一還是充政治間諜。他替自由黨的政府充密探，喬扮各種各式的人物，在蘇格蘭活動。曾兩次被監禁。一七〇三年曾被判決戴枷示衆。有的人甚至說他會被割去一隻耳朵。總之，在青年時期，狄福所經歷的冒險生活很多。後來他寫了許多本著作，關於海盜的生活的，無不歷

歷如繪。可是他始終沒有寫過一本自傳小說。爲的是他做過間諜，養成一種保守秘密的習慣，所以不願意把自己的真面目宣佈啊。

十八世紀的時候，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國際間諜名叫台翁（Chevalier d'Eon）。他是一個職業間諜。他的出名，不是因爲他有特殊的軍功，而是因爲他時常着女人衣服，假扮女人，却沒有被覺察過。他假扮起來，是一個非常美貌的女子。在歐洲各國宮廷中，常有許多畫家，因他生得美，要求給他繪像。當時，俄國女皇雇用他好多次，去外國宮廷偵探秘密消息，都得到美滿結果，因此十分賞識他，但却始終不知道他是一個男子喬裝女子的。後來他在國外病死，俄皇女皇，據人報告，才知道他是男子，可是最初還不相信，她命醫師剖驗台翁的遺骸，而且教醫師在剖驗書上宣了誓。

在拿破侖時代，英國密探長巴納脫（H. Barnett）曾經想種種方法，破壞拿破侖的軍事計劃。最初，他挑選了許多名美貌女子，和法軍軍官接近，可是也得

不到什麼大效果。後來拿破侖親率大軍，遠征埃及。當出發時，下令不准部屬隨帶眷屬上船。那時有一個青年軍官富萊斯 (Fourcault) 的夫人，其實是巴納脫所任用的間諜，她着了男子服裝，混到了船上。船開以後，才被人發覺，報告總司令。拿破侖覺得這事情頗離奇，便親自審問。可是富萊斯夫人偏有一些花言巧語，說得娓娓動聽。她說總司令可以禁止一切女人，不許上船，可是她應該是例外。這一席話居然把雄名蓋世的拿破侖說得轉噴為喜。不久，這位青年軍官夫人居然能出入機要室，深得總司令寵幸。到了埃及後，拿破侖便命她的丈夫富萊斯搭船送一件「極重要的公文」回法國，英國密探長巴納脫接得駐埃及及密探員的報告，知道了這些事，而且探得了富萊斯所搭乘的船，於是就親乘一艘英國巡洋艦，在中途把富萊斯連人帶船扣留起來。巴納脫親自審問，通知他拿破侖已把他的老婆佔去，他應該趕快回去報仇。這樣富萊斯就被釋放，搭船回到埃及。一經探聽，知道他的夫人的確和總司令發生關係，而且有一次親見他們倆在一起。他不覺妒

火中燒，本待立剷刺死拿破侖。但富萊斯到底是愛國的青年軍官。他知道拿破侖死後，法軍必敗，適中英國之計。他甯願忍耐家庭屈辱，不願損害國家利益，因此他就辭去軍職，獨自兒回法國。巴納脫的計謀，依然沒有得到全部成功。

* * *

固然，歷史上不乏偉大的，忠實的，幹練的，機智的間諜。可是卑鄙的，投機的，拙笨的，鹵莽的間諜，也到處都有着。在各國間諜的歷史中間，儘多着一些笑話和醜史。現在單拿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兩個間諜來當作例子罷。

間諜史上天字第一號的傻瓜，恐怕就要算是貝西濃侯爵 (Marquis de Besignan) 了。

貝西濃是大革命時代的一個沒落的法國貴族。他的頭腦拙笨得和兔子一樣。一七九二年，他在他自己的堡邸周圍築砲台，希圖頑抗。經革命軍擊破。侯爵失敗逃走，可是雄心未死。他到羅馬，向教皇求救。他又到處找尋王黨領袖談話。

最後總算在日內瓦找到英國間諜機關的線索，自願任英國間諜。他得了一注英國的秘密津貼，就動身去里昂，準備在法國各地鼓動大規模的革命叛亂。他隨身帶了許多行李，裏面裝着各處王黨領袖給他的秘密信五百封，以及所有一切王黨的重要文件。可是他完全忘記了通過法國稅關的時候，是要檢查的。到後來，果然一到邊境，就破獲了。稅關檢查員查到這些多的秘密文件，不覺大喫一驚。原來所有王黨主要人物的姓名地址，以及叛亂計劃，都一起發現了。結果，不僅那樣侯爵本人被捕，他的整個計劃失敗，而且這些文件幫助了革命政府，把法國國內所有的王黨活動，一網打盡。當時有人說得好：「像這樣的傻瓜，恐怕連那創造人的萬能的上帝，都要嘆一口氣呢。」

假如貝西濃侯爵是天字第一號傻瓜，那麼卑鄙無恥的紀錄，應該輪到了蒙加耶伯爵 (Comte de Montgallard)。

蒙加耶也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他却是一個投機取巧，賣友求榮，翻覆卑鄙小

人的典型，他一生完全靠着陰謀過活。他幹了二十年的間諜工作，却沒有一次是忠實於工作的，都只是爲了騙錢。大革命時期，他是執政府的暗探，但實際却是一個王黨。他一方面從英國方面，秘密領取王黨的津貼，另一方面又幫忙拿破侖取得政權。因此在那法國政局最變幻不定的時候，惟有蒙加耶却是一個不倒翁。他那種投機取巧的手段，簡直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在那時候，一般人都說：「法國大革命，壞在一個軍人手裏。」這軍人當然是指後來自稱拿破侖大帝的龐奈波脫將軍。可是在大革命時代，憑着武功而得到權勢的拿破侖不是第一個。當時還有兩個將軍，地位聲望都在龐奈波脫之上：一個是摩羅 (Moreau)，一個是比雪格魯 (Pichegru)。比雪格魯是以征服荷蘭著名的，幼年貧苦出身，自奉甚儉，而且不愛虛榮。除了軍事外，他不願意顧問旁的事情。他的平民化的生活，再加上對外的武功，使他成爲當時最得民心的一個軍事領袖。可是竟因蒙加耶的活動，喪失了前途，以至於沒落。

蒙加耶在當時一面替革命政府充暗探，一面又替王黨活動。他始終相信共和政府的領袖，都是可以賄買的，他就向駐紮荷蘭區域的王黨總司令龔台（Gonda）獻計，收買比雪格魯將軍及其部隊。他相信一切的人，都和他一樣的無恥，都可以收買，至於收買的價格大小，由對方的地位大小來決定。像比雪格魯將軍那樣，值得出一個國王的代價，方才能夠買到手。他却從不相信人世間有所謂廉恥氣節，是沒有價格的。那時候革命政府的財政非常竭蹶。軍隊久不發餉。前線的軍官，甚至賣掉軍裝，以求一飽。蒙加耶以為這是最好的一個賄買共和軍隊的機會。於是他花費了很大的一筆款，結果並沒有得到什麼效果。除了一小部分的隊伍動搖外，比雪格魯將軍的整個部隊，屹然不動。蒙加耶知道事情失敗，一方面把賄買比雪格魯的事情漏洩出去，一方面趕快逃往英國，當時革命政府和比雪格魯將軍，意見本屬不合，得到了這些證據，便把比雪格魯免職，放逐到凱威納

(Cayenne) 。

比雪格魯免職以後，龐奈波脫將軍的地位增高，開始跋扈起來。可是在軍隊中，比雪格魯的聲望，依然沒有稍失。後來有人設法使摩羅將軍和比雪格魯聯絡起來，密謀推翻龐奈波脫的勢力。這事情又給蒙加耶偵知了。他就用了一個詭秘的方法告密。結果有數百人被捕。比雪格魯和摩羅都在內。比雪格魯在獄中自殺，摩羅後也死於獄中。

這一次事變，並沒有給王黨造成機會，唯一得到利益的，却是那存心背叛革命的龐奈波脫將軍。從那時候起，革命勢力一天天消沉，龐奈波脫的勢力一天天伸張。蒙加耶以告密有功，拿破侖就替他償還了七萬八千四百法郎的債務，此外每年給他一萬四千法郎的乾薪，當時蒙加耶便竭力奉承這位獨裁者。他向拿破侖說：「我願以我的整個生命，為陛下服務，這是我的莫大的光榮。」

可是拿破侖的密探李爾和台邁萊斯德知道一些蒙加耶的來歷。所以蒙加耶雖然在拿破侖那裏服務，暗探機關却在暗中監視他。這樣，蒙加耶無法和王黨發生

關係，繼續玩兩面出賣的把戲。可是等到拿破侖被放逐，路易十八登位的時候，他就馬上成爲王室的忠僕。他編造了一個報告，說他怎樣在拿破侖底下，秘密幹着反拿破侖的工作。說他故意把拿破侖捧上去，捧得他自己支持不住了，終於顯覆。他又說，比雪格魯和摩羅都是經過他的活動，變成了王黨的忠臣。好在這兩人早已死掉，無法對證了。

這樣，蒙加耶靠了投機取巧，到處出賣，做了「三朝元老」，假如後來的歷史家不小心些，都會受他的欺騙。這事實說明，信任單靠金錢收買的間諜，危險性是多麼大啊。